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十月第一百三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12*



- 汕尾詩人專輯
- 畢曉普的十四行詩
- 一座尚待挖掘的寶庫



# 目錄

No.13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鄭玲	眼淚認得她	3
小寒	小草正在酣睡	3
李雲楓	自閉症／遊戲／末日	3
非馬	對決／靶心	4
謝勳	早安，布達佩斯	4
古松	不再回眸／寄情	4
向明	我家外面	5
杜風人	眉劍／撈星	5
陳葆珍	悼911	5
秀陶	搬家	6
龍鬱	戰爭，迫在眉睫	6
南方狼	清朝之復活	6
洋滔	同胞們，團結起來，抗日！	6
遠方	只是虛擬	7
冬夢	似曾相識	7
革士化	幾浮塵／滴落	7
半瞧	詩人與植物	8
鄭鏞	妻子	8
嚴力	夢中發現 三首	9
林明理	悼／蘆花飛白的時候	9
毓梓	003號	9
北塔	訪美詩抄	10
李世君	肖像／一生中的一個夜晚	10
秋原	鏡子	11
李斐	廁所詩	11
陳銘華	回西貢／問石	12
雷默	春氣／樞子花	12
俞昌雄	火之通途 二首	12
達文	沙礫辭 四首	13
銀髮	假如我雙目失明	13
西楠	民主鬥士／進化	13
夏野	密碼≠幸福	18
于中	夢醒時分	18
夏子	空鏡子	18

輕鳴	臨別 五首	19
桑克	字幕組	19
章治萍	與數字為伍	19
圖雅	磨牙／盜墓賊	20
夢娜	只有陽光和雪 跟你	20
蔡可風	昨夜星辰夜風	20
依雯	天堂	20
虔謙	英雄三章	21
林小東	大勒無眠	21
故人	搏奕	21
浮萍	煎磨	21
彭國全	您，生命之水 三首	22
冰花	想念玫瑰	22

## 汕尾詩人專輯 14-17

## 譯詩

伊沙、老G	最好的湯瑪斯 第一輯	23
木也	畢曉普的十四行詩	24
余問耕	越詩中譯	24
秀陶	德波拉·司登兩章	25

## 評介

向明	為詩大放“厥詞”三則	25
林明賢	一座尚待挖掘的寶庫	27
痃弦	詩是一種自牧，一種修行	29
林錦	詩覺中的自然與人文意象	30
柳青青	漫談廢話詩	33
柳青青	反傳統的廢話詩	33
劉耀中	伊沃爾·溫特斯	34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鄭玲

## 眼淚認得她

——致蕭融

我在高處  
是雲端  
比雲高一毫米  
是珠穆朗瑪峰  
比峰巔高一毫米  
我伸一個懶腰  
雙手就觸到  
光滑的天穹  
天穹之上  
玉樹銀花  
一一花色作異寶色  
琉璃色中出金色光

我在高處  
同一瞬間  
是臥、是立、是遊蕩  
我同是在  
瞭望  
望故鄉  
飄來的風

我看見西方教主  
有五色光從他口出  
我聽見他  
沒有聲音的聲音  
他要我  
用他的名號  
呼喊他  
他就會  
派他的弟子  
來接引

我笑  
我說“不”  
他說  
你等什麼  
我說

■小寒

## 小草正在酣睡

小草正在酣睡  
當然我不會打擾  
我會輕輕地步到它旁邊  
為它拍下  
熟睡時可愛的樣子  
小草正在酣睡  
當然我不會打擾  
我會靜靜地陪在它身邊  
為它拍下  
醒來時精靈的樣子  
可以嗎？

等故鄉的風

故鄉的風來了  
我卻不認識  
風用如波長髮  
撫觸我的臉  
我還是不認識  
風走了  
風傷心了

風不甘心  
又回來了  
這回帶著雨  
帶著她的眼淚  
眼淚滴到我臉上  
風說 你不認識我了嗎  
我還帶來了  
你沉睡著的  
盟訂三生的愛人

眼淚認得她  
我認得眼淚  
我向她伸出手  
熱淚打濕了腳下的泥土

■李雲楓

## 自閉症

他走入院子，鎖上門  
有三把鎖，像最初的那幾個數字  
他走入房間，鎖上門  
有五把鎖，烏黑的生鐵與鏈條  
他關上窗戶，有七把鎖，從星期一到星期天  
他只喜歡星期一  
那時，神剛剛醒來  
他關上臥室的門，把所有鑰匙放在床下  
他把水倒入碗中，把沙子鋪在桌上  
把鏡子打碎  
然後他看到了海、沙漠和星空  
“我擁有它們”他想

## 遊 戲

咱們來做遊戲  
你砍掉左手，我把右耳送給你  
我就只能聽到你的聲音了  
你取出左眼，我把雙唇送給你  
留下沉默坐在我們中間  
你把右眼取出，我把心臟送給你  
其實你並不知道我是誰  
你只看到了黑暗和記憶中的一點波紋  
其實我們只是在做遊戲  
用一把刀子和殘留的體溫

## 末 日

親愛的，你夢到什麼了  
我夢到了分崩離析的世界，火焰，痛苦和絕望  
我夢到黑暗遮蓋大地，瘟疫走在路上  
我夢到嬰兒在路邊腐爛，群鳥墜落  
我夢到了無邊無際的黑色人群  
他們站在野外，他們靜默無聲  
你夢到什麼了，親愛的  
我夢到你了，還有一朵在路邊開放的淺藍色雛菊

## ■非馬

### 對 決

——為科羅拉多電影院血案而寫

日正當中  
正午十二時  
形孤影單的警長  
正同一批歹徒  
在陽光耀眼的廣場上  
拔槍對決

月正當中  
午夜十二時  
一個更孤單的人  
全身披掛  
在一個坐滿情人親人友人的  
黑暗的電影院裡  
扣動自動步槍的扳機----

同無辜對決  
同世界對決  
同虛空對決  
同越來越孤獨的自己  
對決

附注：《日正當中》(High Noon)  
是一部有名的美國西部電影。

### 靶 心

——給血案凶手

好萊塢的導演們  
早編好情節架好舞台  
軍火商們為你準備的槍枝  
也都已上膛

只等你  
用心中脹爆的莫名其妙的仇恨

## ■謝勳

### 早安，布達佩斯

微微綻放的天色  
曙光初探  
早安——  
布達佩斯

藍色多瑙河  
柔情地  
穿過鏈橋  
穿過妳

妳從千年的滄桑  
惺忪醒來  
妳從層層的劫後  
餘燼再生

滿城楊樹  
輕盈的花絮飛舞  
彷彿，彷彿是漫天  
飄泊的音符

點燃眼中的怒火

用不著瞄準  
所有橫掃直射  
嘖嘖穿越無辜身體的子彈  
都將帶著他們家人的哀號  
以及全世界含淚的眼光  
四面八方呼呼飛向  
天地間  
一個孤零零的  
靶子

你母親的  
心

世上可有忘憂草，孟婆茶？  
能把那江西小妮子忘掉？

你不止一次地漠視  
滴著血的懇求  
能否以眼角擲我  
我將卑微地檢拾  
將埋葬了的過去重新塑造  
一個只有你沒有我的  
柏拉圖式的纏綿

回憶是一種折磨  
卻又令人刻骨銘心  
誰也知道愛可不能勉強  
既然生和死都不能自主  
活著就得由自己決定

徐徐地我思考，我存在  
不再猶疑失落  
所有黑夜都有明天  
你不會在乎我的呻吟  
更聽不到我的千言萬語  
然則我又何必  
再為你的回應驚訝

略帶霜白的滿臉鬚髮  
竟然近在咫尺  
廿多年來的堅持  
今日在維港行吟  
在湄河成川  
新大陸的羈客有離人的淚  
且把詩情寄語柳絲待話

醒了冬夢  
醉了古松

杯酒過後的日子總有陰晴  
塵世中帶著那一點點癡  
讓流光未忘客裏的酬唱  
啄句低吟的時候依然有你倆  
期待下一次的重逢

後記：2012年8月19日美《新大陸》詩刊主編銘華抵港，《尋聲》詩社社長冬夢與余共敘唱吟，樂甚。

■古松

不再回眸

寄情

## ■向明

### 我家外面

我家外面  
 沒有鐵蒺藜 沒有鐵門窗  
 無論江洋大盜，燕子李三  
 隨時歡迎來訪  
 反正我家裡面  
 也沒有什麼值得伸手偷搶

我家外面  
 除了爽朗的陽光 光潔的月亮  
 和一口清澈的大水塘  
 隨時有好奇的生物來  
 有的臉圓得像向日葵，有的  
 蜻蜓點水式的伸頭一探

我家外面  
 其實這外面並不門前冷落  
 當然也不可能門戶為穿  
 心情低沉高唱“一馬離了西涼界”  
 興起之時寫幾句打趣自己的詩  
 絕不虛度這聊聊可數的寶貴日子  
 2012/8/15 台北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杜風人

### 眉 劍

——給德州潘國鴻牛俠

獨酌星月 月旦醒醉之際會風雲  
 熠熠酒意三分 驀然  
 想起曾國藩的家書 啊不  
 是潘國鴻的“談老”武林帖

德州牛俠的童叟風趣歲月 化外岬角  
 驚見 揮舞兩把毛錐霍霍的眉梢長劍

掀起江湖老吾老的眉目秋波  
 理直氣壯的挑起吾老氣橫秋  
 冷眼橫眉剛出鞘的兩把擎扭醉劍  
 數落 額上橫行的簡體代溝

管他媽的明爭暗鬥的簡繁筆劃勾當  
 咱倆眉梢雙劍的長鋒 不爭千秋  
 只揮毫 當下的草木蒼生風月

不知敬亭山荷野山人的  
 中原雙劍 是否已出鞘  
 翹首盼望 他日有緣天涯窄路  
 能與潘俠的雙鋒遒勁拔劍 戳破  
 竹林話闌子 華山煮酒論劍

兩眉橫開一壺春秋 雙方雙劍針鋒對峙  
 賭一賭 杯中額角哪一行篆刻言簡意賅  
 滄桑衝浪的魚尾紋哪一條波浪最鯁鯁

### 撈 星

古人心中的一條獨木橋  
 宛如擔當滄桑的一根扁擔  
 背馱日月  
 肩挑兩岸  
 兜售零星

因為莽莽黑夜的天心地心人心  
 都需要一顆星星

## ■陳葆珍

### 悼 911

——獻給 911 十一周年

每逢時針  
 指正 911  
 我總會閉上眼睛  
 心裡的傷口  
 難以癒合  
 每見黑雲  
 我總會不安地凝視  
 似又見到  
 當年那可怕的黑煙  
 正在散落  
 那危機四伏的大地

2012年9月1日

星星的名字寫在天空  
 相思的名字寫滿星星  
 我的名字寫在杯底

杯弓蛇影 漾起二十年前  
 一條蘇堤蜿蜒出的青蛇白蛇傳奇的  
 楔形繆思 徜徉西湖南畔  
 西冷印社 冷冷的吳昌碩  
 金石刀篆刻的蒼勁甲骨骨筆畫  
 絲絲縷縷未乾的墨痕 繪織一輕紗  
 西湖黃昏雨濃淡總相宜的網罟

在韓江韓愈的伶仃洲  
 夜夜撈心撈肺  
 滿天星斗總是不上網  
 叩問酒仙李白獨攬的那一輪明月  
 星雲漫佈 網裡網外  
 星我兩忘 不知是誰撈誰

當下傷鱗活鯁漏網的漂島  
 醉眼浪觴 載沉載浮杯中的  
 儘是擺渡的鍍金名片

2012.8.7

## ■秀陶

### 搬家

-1

記不起是在什麼樣的地方讀到過這麼一個說法，說美國人平均每四年許（4.17？）搬家一次。考之我自身經驗，來美尚不及四十年已搬了九次，似乎不假。再者今人已經沒有什麼故鄉、祖居等觀念，移植便移植，死不了，故鄉祖籍等觀念若干輩前是了不起的葉、根樣的關係。現在看來，大概同鬼神一樣地，信則有，不信則無

0

這其他的八個地方，一閉眼都還能看到很細緻處，有的鄰居某一處某一特別角落的景象，某一處某一特別時間所發生的事情，家人的聚散，世間的悲喜劇都能一一串連起來。天安門大屠殺時，我住的小房中五個人對著幾支蠟燭的悲慘氣氛。911時忙不停的電話，311時一邊驚駭於海水的力道一邊又止不住的高興，那是一種小人的心態，但卻是早已確定的自我允許的，下不為例的唯一的不必解釋的矛盾

三十八年九個居處……

1

六月搬到目前的新居，到今天還有幾個包沒打開，其懶可知。這幾個月來所謂的大事要算是釣魚島了，看來日本的侵略成性，將來一定會投降成習了。當天皇再出面請降時 1.判所有皇族流放釣魚島，不可攜帶僕從、舟楫； 2.台韓（南北）俄皆曾善意相助，戰後九州、四國兩島切給南北韓，俄得北海道； 3.本州切作二部份，關西給台，關東歸中國，當中築圍牆隔開，有逾越者射殺之； 4.賠款以三年GDP為準分期攤付。遠東如此一來，大概可有百年的和平了

## ■龍鬱

### 戰爭，迫在眉睫

我的眼皮一直在跳  
看來，戰爭已經迫在眉睫  
——釣魚島  
不就指甲蓋大小的一塊地方嗎  
可十指連心啊  
牽一髮而動全身

我不是好戰分子  
歷來熱愛和平  
可你為什麼要從我的指甲蓋上  
揭開已漸漸癒合的傷疤  
那豈止是——

甲午之恥，馬關之辱  
遠從盛唐時期開始  
你就不斷破牆打洞劫掠鄰里  
更有盧溝橋的炮響  
九一八的槍聲  
你們用炸彈和三八大蓋開路  
給我們引來無窮禍水……

我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更不是幼稚的“憤青”  
但我記仇——  
這個野心勃勃崇尚武功的倭寇  
永遠改不了強盜的本性

舊賬未了，又生新債  
眼下，不雪恥復仇又更待何時  
不管你是太陽還是殘陽  
誰不拿中國人當中國人看待  
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敵人

## ■南方狼

### 清朝之復活

他從枯黃的木棺裏坐起  
略扶了扶褪色的花翎  
便向圍觀的民眾  
噴出一嘴迤邐的鴉片  
並告訴我們  
這便是盛世的煙雲  
讓它驅散那些絕望與朽爛的謠言  
我多如繁星的子民  
盡請閉目安享太平  
世界依然在天朝的掌心  
太后側臥她的暖床籌謀壽禮、筵席  
東方滄溟不過一小杯侍女捧奉之美醴  
水師勿需分組演習  
碧玉盆裏兩尾鬥魚足以頂替  
十里海疆不過癩疥之慮  
皆無暇顧及  
何況北方王土早入熊羆腹底  
而夷族更縱鱷驅鯊，嘯聚如雨  
吮血食肉，其聲隔海相聞  
中堂大人鎖舟垂綸，靜候和議與調停  
並昭告天下文士、布衣  
把你們經年的疼痛、厭倦、哀怨  
連同憤恨  
紛紛擲向東瀛  
而義和團兄弟大刀繳官，拳術遭禁  
惟有被龍旗徵調的漁家前赴後繼  
用蝦網、船槳與舵把  
對陣戎艦和炮艇  
壯哉吾民！悲哉吾民！！

## ■洋滔

### 同胞們，團結起來，抗日！

同胞們，抗日其實很簡單

不用打嘴仗，不用動刀槍  
我們華人不買日貨，不出售良心  
它就無法用我們的錢造軍艦  
來撞我漁船捕我船長欺我軟弱  
它就無法用我們的錢造子彈、刺刀  
剖我孕婦，挑出嬰兒，哈哈奸笑……  
我們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痛  
同胞們，團結起來，抗日！

## ■遠方

### 只是虛擬

1.  
這一頁太沉重  
滿是你我的悖論  
和生死的逆反  
翻不過去的  
還要繼續寫嗎  
要不  
諮詢一下回收單位  
或者直接將森林野火  
引渡過來  
記得護住雙眼  
其餘的  
只好焦頭爛額了
2.  
貧血由於感光障礙  
那段唱腔  
那句旁白  
被漂洗成慘灰色  
定格在牆上  
如果你願意  
可以剪貼個花邊  
自然要帶色的  
再給配一首背景音樂  
浪漫一點的  
能擦撥人心最好
3.  
神州九號順利歸來了  
可我的飛船  
一直在外太空逡巡  
幾十年了  
著陸場沒著落且不說  
就連返航的指令  
也已模糊  
那頂減速傘

## ■冬夢

### 似曾相識

- (一)  
中秋節將臨  
我心中負載的小舟  
搖搖靠岸看著月亮  
  
月餅被誰咬了一口  
似曾相識的  
甜
- (二)  
搖擺不定的手  
舉線的風箏  
欲斷猶飛  
  
天空似乎靜了下來  
似乎喊了一聲  
痛
- (三)  
未及勸阻  
這陣冒失過岸的春風  
已然輕薄了桃花  
  
老了的歲月  
老了的回憶  
總教人想起走過的蹉跎

2012年寄自香港

還打得開嗎  
燃料就要耗盡了  
我的飛船  
在外太空遊蕩  
等待回家

## ■革士化

### 幾浮塵

- (一)  
夜，深了。夜，靜了  
此時，我抑壓了幾絲思事  
倒一口茶水，潤濕嘴唇  
扶於欄杆之上，天很涼  
零星燈火跳閃於黑夜之中  
夜風吹過，撲鼻而入的煙味  
似覺天已明  
  
又是一位不眠之客的唏噓夜  
深深思考，深深吸煙  
煙塵已蓋納煙器皿  
纏繞在內心的重量卻未曾減輕
- (二)  
雨下了，盤腿坐於床頭的我  
只是提筆念舊  
我愛聽雨，尤其是在  
有佈滿瓦片的屋頂下  
只是兒時夜睡最好的催眠曲  
這種聲音所帶來的愉悅難以言喻  
這聲音自由我想  
它來自內心，來自那久遠的記憶

### 滴 落

一股肌酸  
遙望若止  
遠痛近心  
希望沒有憂傷  
昨日彷彿  
只是一個無知的孩子  
在癡癡的看星星  
以為近於咫尺  
卻不知星辰遙遠  
心中的星星閃亮  
眼中的星星  
卻是如此的令人  
測量不出距離的懸殊

## ■ 半 瞻

# 詩人與植物

詩人與植物

有許多相似的基因  
比如：竹的清高  
梅的孤獨  
柳絮的浪漫  
蓮花的貞潔  
含羞草的敏感  
紅罌粟的神秘  
總之，植物長出精彩詩句  
是上帝的巧妙構思  
詩人形成天然風景  
已有不宜盆栽的禁忌

為了詩化毫無詩意的歲月  
把狂躁的烈日擰出露珠  
把肆虐的暴雨織進莖脈  
詩人用植物的本能  
覆蓋人類漸失綠色的心情  
然而，荒原的死寂像墨汁一樣  
塗黑了葉的快樂  
花的朗誦  
和所有靈性草木  
吐芽拔節的聲音  
至此 詩人才明白  
植物為什麼沒有歌喉  
凋殘飄零的春花秋葉  
正是被昏噩季節無情毀棄的  
癡夢與囁語  
或許 泥土也讀不懂  
這些淒美的詩箋  
於是詩人就有了蒲公英的背影  
與蕭瑟的清風  
和悲壯的雁陣  
一起流浪  
它嚮往白雲之上的誘惑  
在高緲聖潔的境界裏

才能擺脫炊煙的糾纏  
盡情舒展靈魂的闊葉  
長成一株  
晶瑩碧透的  
童話

可是，它探出的根鬚  
永遠空蕩蕩地  
找不到伊甸園的許諾  
不沾泥土的意象  
為何最終都是  
由絹花紙鶴扮演的  
旅遊景點

詩人結束了失敗的逃亡  
帶著受傷的信仰和苦難的愛情  
在一聲聲被馴化的鴿哨領引下  
回到別無選擇的  
真實

疼痛的種籽重新入土  
赤裸的詩魂被塵世磨礪成一枚  
靈感咬不動的堅果  
詩人的全部才華與幻想  
都乾縮在  
皺折醜陋的硬殼裏

在適應生存的盤根錯節中  
詩人的尊嚴 死了  
活著的只是一莖  
被世風俗雨  
培植得肥碩油綠的  
經濟作物  
它匍匐貼地不再呻吟  
容忍踐踏修剪  
任由嫁接採割  
高貴的詩人開始傾銷廉價的文字  
為早戀的青蘋果  
搭置人造秋夜的佈景  
為老牌的廣告商  
杜撰僅剩包裝的創意

## ■ 鄭 鏞

# 妻 子

1  
還未曾想過擁有  
你卻從天而降  
你的出現  
是個奇跡  
溫潤著傷與悲  
維繫著情與愛  
我想——  
你定是神的恩賜  
為我帶來歡樂  
教我明白俗世的美妙

2  
一輩子  
太長  
只要當下  
牽牽小手  
戀戀紅塵

相信我  
不願意  
給你海誓  
是害怕  
海枯的一天

詩人與植物  
一同經歷了  
更新年輪的枯朽 和  
拓展生命的飛升  
於今，植物依然留給人類  
一片傷痕累累的森林  
而詩人的手中  
卻赫然拿著一柄  
捲刃的斧子

2012年6月改定于長沙



## ■ 嚴力

### 夢中發現

伸了個懶腰  
發現這個早晨  
比平時美好  
還發現  
手上有血跡  
這才想起來  
昨晚我終於殺掉了  
那根幾千年的上吊繩

2012.5.

### 力不從心

我們總是有一條胳膊  
交給了鹽水瓶  
瓶中的長江與黃河  
默默地滴進去  
另一條胳膊則在  
每年的防洪堤上  
力不從心

2012.5.

### 咖啡加新聞

在西雅圖的咖啡館裏  
我享受著無線上網  
中東的局勢沒有  
添加牛奶和糖的跡象  
這杯用美金支付的生活模式  
一直在為新世紀的暴力提神  
我加了個墊圈  
從前臺到座位的一路上  
還能感到它燙手的能量

2010，改於 2012.2.

## ■ 林明理

### 悼

又是八月了  
雨在每一個腳印裡  
都刻下一份記憶  
  
兒啊，你到哪兒了  
整整一年  
難道再也聽不見祖靈的呼鳴  
這歌聲曾是你熟悉的——  
又為何遲遲不回應

只有風中抖動的白花  
徐緩地  
迎向我……  
忽而綴成雲  
忽而綴成你

又是八月了  
雨啊，別再徘徊不前了  
去吧，別再緊緊地緊緊地圈住我——

安息吧，  
小林村的師生。

——悼小林村“八八水災”週年忌日

### 蘆花飛白的時候

夜幕從我流轉的眼神中逃離  
我的心鋪滿憂鬱  
為著翱翔於星宿之間  
為著我曾擁有唯一的真實  
為著許多編織的舊夢

哦，蕾貝卡，我親愛的朋友  
你為什麼哭了  
我可以無視我的孤獨  
但無法阻止風躍回每一熟悉的名字或

## ■ 毓梓

### 003 號

我是我生活的間諜，密探  
我深入到房間那是一個中午  
時光驟然停頓  
一場吵鬧，一次撕畫  
接下來是狂風一般的情緒  
樹在傾斜，把頭擺到一側

這世上還有綠洲  
還有沙漠，有風和日麗  
美景前木簷下的纏綿細雨  
我的暴風雨怎能停止!?

我在鬥爭  
和我自己內部的自己  
你知道如詩的景象無法控制  
豹子的狂奔  
我只是看著自己  
進駐到人間的肉體，完成了一  
件接著一件的

003 號秘密計劃

2012 年寄自天津

注滿於流水、山丘中

世界啊，快來丈量我的軀體  
為何變得如此輕靈而猶疑  
每當  
在清秋，萬頃原野  
蘆花飛白的時候……

2012.8 寄自左營

## 訪美詩抄

### 與自由女神擦肩而過

不同膚色的人們  
來自不同的地方  
那麼多，那麼不同  
卻被安置在同一條船上

離你時而近，時而遠  
我緊盯著你  
注意力卻還是被時不時引開  
一會兒是帝國大廈的臉  
一會兒是布魯克林大橋的屁股  
一會兒是身邊美女的鄉音  
然而我始終注視著你  
生怕你被另一架飛機撞飛  
或者被觀光直升機擄走

眼看就要抵達  
卻又離遠了  
不知道是波浪作祟  
還是你故意排斥  
以為我們還不夠資格  
來與你耳鬢廝磨

你只讓我遠遠地望你一眼  
悻悻而回

### 林肯隧道遇堵

四車道→→→兩車道→→單車道  
離開紐約的路  
越走越窄

已經是深夜了  
入口處還是一鍋粥  
這麼晚了，太晚了  
哪裡有退路  
哪裡有別的路

我只能把自己看作蝸牛  
縮在鐵殼裏  
一點點地往前走

導遊總是像領導，安慰道  
一會兒就能進隧道  
過了隧道就是康莊大道  
然後，很快  
就能到達今夜的枕頭

趁著夜色，溜著街邊  
一對男同志走走邊擁抱  
他們要去哪裡  
是否也不得不經過林肯隧道

### 華爾街的銅牛

世界上最牛的牛  
一塊腱子肉就能開一場盛宴  
精子一流出  
全球的牧場就會牛滿為患  
像蛇神一樣，它鬼得  
讓美國總統都成了牛鬼  
連西班牙鬥牛  
都不敢跟它頂

它看護住一條街  
就能左右半個世界  
你可以去跟它合影  
拍著它稱兄道弟  
卻不可能把它牽走  
哪怕你把中央公園的全部嫩草  
都運到它的嘴巴下  
也不可能讓它跟你走

就在它將要起身奔跑的剎那  
你是否已經做好決定  
折斷鞭子  
隨它而去

## 肖像

每一幅肖像  
都有向世界叫賣的理由  
用一副微笑，一種莊嚴  
一襲動人的美麗  
然後定型，裝裱

肖像有時會唱歌，也會說話  
會哭泣，也會撒嬌  
只是聲音小小的  
小的只在你心裏

世界是一張放大的肖像  
裝裱在心裏  
我們也裝裱在世界的心裏

當世界走入絕境  
無法逆轉  
我們依然在世界的肖像中遊戲  
快樂著我們的每一天  
我們每一天都快樂的呼吸

### 一生中的 一個夜晚

當他再一次醒來  
月光已經割傷他的臉  
他的臉因此很破，但是燦爛  
身體卻像夜空，很暗

屋子裝不下他的臉  
身體在夜空裏蠕動，一條  
長長的影子  
像彗星的尾巴  
拖拽著，跟在身後  
已經多年

2012年寄自徐州

## ■秋原

### 鏡子

今天早上我在浴室脫了衣服準備洗澡，看到鏡子有點模糊。我擦了幾下，鏡裡的影像有點晃動，像水中的倒影。奇怪！我再擦了幾下，鏡裡卻傳出有氣無力的聲音：

“咳…咳…咳…請你不要再擦了，先生。我病了，頭昏腦漲…模模糊糊的…咳…咳…”

“你病了？”我試探的問。

“是的。先生。最近天氣很差，我生病了。”鏡子說：“是出了什麼問題嗎？咳…咳…咳…”

“沒有什麼。”我說：“我只是想把鏡子…你…擦亮…這樣我看自己會清楚些。”

“對不起。先生。咳…咳…真的是出狀況了！咳…咳…咳…咳…”鏡子不停地咳嗽。

我想：“唔。看起來病可不輕呢。”就在這時候，我看到自己在鏡裡整個人倒了過來。頭下腳上！我從來沒有學過什麼瑜伽之類流行的玩意，（我想不出硬把一隻豬腿扯到脖子上會有什麼好處？）我現在倒像是跟地心引力開玩笑似的上下顛倒…

在鏡裡我看到自己快要掉光的頭髮（因為顛倒）而豎了起來，彷彿變多了。我鬆弛的臉部似乎也變緊，人也顯得年輕多了。尤其是我那個大肚皮的脂肪，現在更往胸部倒流；胸部頓然變大，相對的腹部似乎變小。這不就是我一直渴望的體形嗎？而且，我全身的各部份…包括…都是朝上的。哇！這實在是太棒了！

我的眼睛簡直離不開鏡子。我愈打量自己的身體便愈發高興。我更想到：“要是那些老太婆看見了…會不會…”我愈想愈高興，禁不住大笑起來。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笑個不停…笑著笑著…突然間，哎喲！我在鏡裡看到我的假牙從嘴巴裡掉了出來！它本來該掉到地板上，結果卻是從我的嘴巴裡“飛”向高挑的天花板去。鏡子模模糊糊，看不清假牙在哪裡。而且，天窗更顯示——現在是黑夜！

“糟糕！”我對自己說：“掉了假牙，吃東西咬不動，說話含糊不清也就算了。咀巴凹下去就像一下子老了十幾歲…唉！那也算了。可最要命的是張開嘴巴沒有牙齒，就像整條食道直接長到臉上，難看死了，怎麼見人？”

我幾乎把鏡子忘了，我焦急地喊：“鏡子。鏡子。”

“…什麼事？先生。咳…咳…”有氣無力的聲音說。

“鏡子。鏡子。”我說：“我不小心把假牙掉到天花板上。請你幫幫忙，想想辦法把一切弄回原來的樣子。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上下顛倒…我的假牙應該是掉到地上…我便可以撿起來…你知道，沒有假牙…我…”

“咳…咳…咳…咳…對不起，先生。”鏡子的咳嗽打斷了我的話：“我裡面的東西平常只是左右相反…咳…咳…現在生病了，連上下也顛倒了，可我實在太暈…咳…咳…也沒有力氣，恐怕幫不上…你試試對鏡倒立吧…先生。咳…咳…說不定你的假牙會掉到地上…不然的話…等到晚上…咳…咳…也就是我的早上…你也許看得到…對不起…先生

## ■李斐

### 廁所詩

他回到國內  
在公廁牆上  
如是兩行惹目紅字  
“閣下也蹲下來  
大家真正平等了”  
看罷思前想後  
頗覺蠻有深意  
以後讀詩寫詩  
不如坐馬桶上辦事  
反正網絡雜誌報紙  
上面黃金大作  
色色形形剽剽竊竊  
有聲墜下咚咚  
敲鼓鳴鑼中領獎  
也不過如斯

2012年5月29日紐約初稿  
《新大陸》131期向明先生〈新詩品種層出不窮〉，8月8日讀後修稿

…咳…咳…咳…咳…”鏡子的聲音愈來愈微弱，最後也消失了。我正在盤算怎樣倒立，卻發覺鏡子愈變得幽黯模糊，轉眼之間已經一片灰黑：像一塊墓碑。我告訴自己：“等吧。說不定在日落以前，鏡子的病好了…”

我一直在浴室裡不敢離開，不知道過了多久人也昏睡過去。朦朧中隱約聽到，彷彿在很深遠很隱晦的地方；一個幽靈般很小很輕的聲音：“…he…he…”

2012年夏·加利福尼亞

## ■陳銘華

### 回西貢

我常常活在一九七五年。非關四月，不因愛戀，只為那段日子就像女人總愛拉拉扯扯，不肯放手；不需時間機器，只要一首情歌，一陣過雲雨，一小碟富國魚露，甚至某一片花瓣，僅僅一片，明明無風卻飄飄然落下帶我回去……更何況今天我自己送上長途巴士，乖乖地過邊界，下西寧，陷古芝，破福門（我第一次來到地球的地方），瞬間就兵臨城下了。那時城的名字如馬蹄的達，如長衫翩飛，和諧、優雅、浪漫，沒有如今那種將神祇牌連名帶姓直呼的機械音節

下了車，“酷狗”說，從范伍老街橫越小公園一百步，便是我以前就分不清的黎萊還是黎利大道（幸而沒有變成什麼七月或八月革命），街頭有一間今晚落腳的新海龍旅店（似是要我赴那年該赴未赴的龍宮約會），旅店旁邊是背包族流連的變城市場，變，適合這裡，這裡的人容易變臉！因此，我不喜歡人們將她叫作濱城，也不喜歡他們將邊界小鎮擦雞叫作老街，將這個城市叫出坦克鱗鱗和硝煙滾滾。但，我回來了！有人猜我來自一九四五年的鎮南關（唉，那是父親）；有人猜我來自一九四一年的關東（呸，那是畜牲）。多麼令人懊惱啊，就算我開口說話鄉音不改，竟無人識我其實來自一場戰爭的餘燼

2012年8月26日金邊至西貢

### 問石 ——遊彌陀岩懷戚將軍

路呼吸般地搖曳  
嶙峋處恍惚一聲龍吟  
或臥或懸或離或合  
那是你沉睡四百多年的  
佩刀 終於要出鞘  
東向釣魚台了麼

2012年8月29日福清

## ■雷默

### 春 氣

夜裏落下的雨  
早晨不見了

早晨升起的霧  
中午不見了

中午照耀的光  
晚上不見了

小僧看見天邊的彩霞  
師云：看

2009.2.8

### 梔子花

我聽著雨點，敲打  
屋簷下遮擋空調的鐵皮  
梅雨讓一切發黴、生銹  
幕府山的土被冲刷  
露出石塊，粗糙的表面  
長滿青苔，彷彿巨大的青蛙  
或者蛤蟆。一個月前  
滿山還是薔薇和洋槐花  
布穀鳥的聲音消失了  
潮濕的、濃密的樹林  
退休的人在時間之外  
暴雨之外，他們登上山頂  
用樹木和竹竿，做成  
吊環、單杠、雙杠  
土撥鼠在林邊巡邏  
我們在早晨乘地鐵  
庭院向天空敞開  
銀杏樹旁，梔子花摘了  
又競放，好像多年的啞巴  
突然放聲歌唱

2009.6.15

## ■俞昌雄

### 一些叫不出名的植物

一些叫不出名的植物總是比我們  
更快來到人世。我們活十年  
它只在自己的光線裏閃爍一回  
在山崗的投影裏，在泉水尚未走遠的  
時刻，它生長，和時間無關，和  
那正被偷換走的身體有關  
我們有時聽到說話，摸到一些氣息  
那叫不出名的植物如此謹慎  
它躡手躡腳的樣子，不動聲色的樣子  
並非針對我們。它要去的地方  
也許在雲端，也許在夢裏  
我們當中的某個人，在某天某個時刻  
被它領走，藏在細小的陰影裏  
這時，山崗是看不見的，而泉水已枯竭  
我們依舊在這個世界等待，等待  
時間來追趕，我們未曾收留的一切  
那叫不出名的植物，到底是誰  
它有白天卻沒有黑夜，它有血脈  
卻沒有行蹤。我們猜測，並在文字裏  
恢復那早已被抹掉的光亮  
而我們當中那個早已消逝的人  
他已脫胎換骨，他時刻站在我們背後  
以另一種寂靜的儀式，要求我們  
脫掉老舊的軀殼，從晨曦中  
喊回那曾被大地深深愛過的樣子

2012.7.22

### 火之通途

火，有時會是這樣的一種東西  
它躲在那個地方，在我們看得見的  
鏡子裏燃燒  
很多東西不在了，我們還在，火還在  
火交出了它的道路，但停不下來  
我們摸到灰燼，卻始終摸不到  
身體裏的火苗

2012.5.27

## ■ 達文

### 沙樂辭 (一)

我的存在就是為了忘卻  
我似曾閃亮過的形狀  
只留給你海岸的印象

燈光滑過整個午夜  
招魂的顏色  
稀釋你已經接近透明的目光

### 沙樂辭 (二)

你鍾愛的人們都是猛獸  
你踐踏過的風是我變形的詩句  
皮膚上的巢穴裏  
裸居著生和死

潮的唾液給你舔傷  
午夜之後海和岸的創口  
會癒合半天

### 敘事曲

你把三生的苦怨  
繃在琴弦上  
開始切割

旋律切開的花蕾  
是地獄之星  
飽滿的嬰兒的血唇

這是我的靈魂  
第一個創口  
我不捨得讓它癒合  
為了下次  
不會更痛

白晝也和黑夜一樣  
門  
急性青光眼患者般  
痛  
且緊掩

彩色  
過門而不入  
從此杜門謝客

誰會相信  
無色  
無相  
竟然會成為天天陪著你的  
知己  
紅顏

城市如鄉村  
天堂如地獄  
了無牽掛  
你已不必苦練  
盲俠聽聲劍的劍法了

輪椅  
拐杖並非多餘  
縱使經常想到了落葉

2011-12-29 北卡

### 神遊記 (二)

不是每一項勞作  
都有黑暗的滋味

把花園築在雲端  
懸掛綠色泡沫

紙人的灰燼  
飛出候鳥的圖案

## ■ 銀髮 假如我雙目失明

## ■ 西楠

### 民主鬥士

一些男性朋友  
關心社會民主  
淺薄夜色裏  
呷紅酒  
優雅皺眉  
指點江山的樣子  
既貴族又搖滾

話鋒一轉  
他們也關心孩子  
“棍棒教育有好處”  
“風險低，穩定勝於創意”  
還讚美妻子  
“無私的後勤部長”  
“聰明——話少，低調”

### 進化

什麼是理智  
什麼是情緒

背叛，成立前的最後一秒  
他改了主意  
“看見一隻黑洞”，據說  
漩渦朝下

不是理智英勇地  
戰勝了情緒  
是一種情緒驕傲地  
淹沒了另一種

2012年寄自倫敦

## ■王萬然

筆名：海魂、然也、王也，汕尾日報社社長、總編輯，兼任廣東省作家協會雜文創作委員會委員，汕尾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

### 滴水觀音

秋楓燃燒了千年  
心，煉成了炭  
綠葉吐納一山雲煙  
平展的岩石，水珠  
滴在觀音的頭上  
觀音無語  
澗水念一路經書

\*石蓮庵，位於海豐縣黃羌鎮虎喊村

### 大湖的鳥

白鷺，突然從綠林中長出  
綠樹，突然從水中飛起  
我的目光踩過  
夕陽紅了眼，紛紛揚揚  
紅樹林不知所措，被  
水浮蓮糾纏不休  
一條不知名的魚輕輕訴說  
晚風也長出了翅膀  
波紋橫生，與鳥兒  
演繹一首潮水的月光曲

\*鳥島位於海豐縣大湖鎮高螺灣西部，緊靠海豐的東開。海豐縣公平水庫濕地、東關聯安圍濕地、大湖濕地為“中國水鳥之鄉”，其中大湖屬近海及海岸濕地，有鷺鳥、水鴨、鸕鶿、野雞、紫水雞，還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黃嘴青腳鶴等鳥類160多種。

## ■吳學雄

### 一截樹樁頭

它，被擲入一幅靜默的畫中  
昂首，那些盤根錯節的  
意念，沒在洶湧裡，深埋。  
它的抵達  
僅為一段藍色詩稿的愛情  
任憑五月風浪的熱情  
將它的嘴，腿，劈開  
一個默客在德行的深淵蒙難

誰甬能將它攔腰砍斷  
將頭顱與思想。切割  
整半身，即使只剩個樹樁頭  
那個懷揣極穆的詩者  
在把自身獻于大海的一瞬  
也要，與它一起  
呼吸

### 光影中的意志

我已在凌晨到達，枕著你的影子  
還有那些懸空的遼闊  
沿途的浮物都歇為攀行的印痕  
光的細沙 水的深處  
影子一直是影子，哪怕你動一下  
我就會關注一座失去光明的城市  
在最顯眼的地方，還有幸福和我一  
起意志堅定

## ■楊碧綠

廣東作協會員。出版詩集《取暖》。

### 它

它是誰？來自何處

往那裡去，我們無從知曉  
它是無名的，從腳下的大海  
飛過，一瞬間就消失了  
樹木聽懂風的語言，風一樣  
聽懂海浪的呼吸，一隻鞦韆  
在二棵樹之間，輕輕搖晃  
它空蕩蕩的，風乘虛而入  
紅裙子想抓住一把浪花，被海水濕漉了  
它從我眼前走過，和它的愛人  
馬鞍藤以匍匐的姿態，攀爬沙丘之上  
它沒有覺察，我已經把它當做動詞  
寫進一串詞語中  
它是誰？它一發呆  
海風總是喜歡潮濕它的眼神  
黃昏恍惚，在落日的昏黃中

### 那一刻，上帝哭了

我聽見一朵花，一點點  
一點點的，打開翅膀  
那一刻，上帝哭了  
他借用一塊石頭的眼淚  
那一刻，月亮從天上墜落，銀光清脆  
那一刻，湖面皎潔，鴉雀無聲  
那一刻，風裸奔進一朵花的花心  
那一刻，我決定用多餘的下半生  
把自己包裹成一枚果子，生根發芽  
那一刻，上帝哽咽  
“請原諒，我的無能為力”

## ■孔令濱

87後，現居汕尾。

### 故鄉的水

站在高處，望西江、賀江  
被牽走的目光洞穿一塊東流的石  
蓄滿陽光  
那偶然的 緣分的交匯  
是一樽濁酒 一樽清酒  
碰杯

半島故鄉醉在春的黎明  
蕩漾流水波光  
眺望 追溯流水的肩膀  
載著歲月的輕舟  
漂泊幾多黎明  
穿梭幾多黃昏  
為無暇的想願  
流水情有別鐘  
追著浩淼無邊的藍  
告訴我——  
遠方不遠

## ■王曉忠

68年生於江西井岡山，92年南下廣東，客居粵東汕尾。曾用野風、王子等筆名。

## 秋天，無所事事

這個秋天，南風無所事事  
菊花一如既往地黃  
時光的馬車，恰如飄帶  
在經年的雨水裡愧疚、無言  
徒勞地憂傷

那些心懷感恩的人，  
在懷舊的路上露骨地抒情  
衰敗與枯榮自有定數  
惆悵及喜悅無法大徹大悟  
懶散的風帶走日子裡殘留的熱度  
那些花草，那些樹木  
在另類的幸福裡，不顯山不露水  
悵然若失

田野，草朵，雀鳥  
秋天的描摹一直在繼續  
肉體的仇恨在變輕  
悲苦，貧賤  
劃出一道優雅的弧線  
在不斷提醒  
蟄伏的夢想更像一場持久的旅程  
沒有目的，拒絕方向

## ■胡德鋼

七十年代末生於廣東陸豐，汕尾作協會員，曾任民間文學刊物《石帆》雜誌主編。

## 跪拜者

佛從心中，走出  
端坐於廟宇之上  
蒲團上的跪拜者  
將命運，托在  
雙膝上。合十的雙手間。  
解簽人，欲說還休  
玄機無盡  
紅塵。俗世。利慾情仇  
在木魚聲中，被人  
細細敲打

## ■陳俊傑

82年生於廣東陸豐。

## 故鄉

我從沒走出這裡  
這故鄉，我步伐一再重複的  
這塊淨土  
這心腹的地方啊  
一如我從沒想過我的  
心，要走出我肉體  
不！靈魂的歸宿也是這裡  
我哪有更大的奢望  
我沒有能力走出這裡  
而我也不捨得走出這裡  
這樣就對了，儘管我一窮二白兩手空空  
儘管我兩袖清風不堪重負  
但我卻忠實於這土地  
一如忠實于我的父親  
我的爺爺，以及祖祖輩輩  
用犁艱苦鋤下的諾言  
守在這一處古老、暗淡、傷痕累累  
又瀟灑泥土氣息的地方  
我竟能從破碎的蛛網  
或凋零的枯葉中

找到一絲慰安  
也許，心本來就這樣簡單  
不習慣奢侈和高貴  
和卑微的東西一接觸  
又那麼默契，一拍即合

## ■卓斯境

出生于海邊，成長于高原，當過工人、教師、記者，主編過民刊，撰寫過鄉鎮歷史。

## 斷線的風箏

斷了線的風箏  
並沒有死

它只是遠離了你憂鬱的視線  
躲落在你所不知的  
一座幽谷中，悄悄呼吸著  
它的呼吸是一汪深藍的  
柔軟的湖  
那裡沒有風，只有  
偶爾降落的一片樹葉，造成  
遠方的你  
喉嚨裡瞬間的阻塞

斷了線的風箏  
不會迷路

有一天  
它會循著斷落於草間的  
那根細長的線  
爬進你夢中的記憶  
並起飛於  
你夢醒後的  
那一聲歎息

## ■余作明

1974年生，廣東省海豐人，畢業於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2出版詩集《有誰共鳴》，現供職于中共海豐縣委。

## 制度定義走廊

白熾燈刻意逃匿蒼白  
照見走廊四處  
隱隱約約

一間房子，將門對接走廊  
一直關閉。走廊與房子如同一根藤  
串接一個葫蘆

葫蘆何時成為密室？密不透風  
制度上的一些人在此隱隱約約  
竊竊私語

瑣碎的脚步聲打不開  
走廊。走廊不會應一聲  
用你的名字  
《西遊記》二魔那個葫蘆十分可怕

打不開走廊  
自然打不開這扇門  
制度定義走廊  
節假日的白熾燈才晃亮亮  
說是翻了天。不成文的走廊

## ■林進挺

80後，廣東陸豐人，出版有詩合集  
《當代十家詩選》。

## 黑暗時代

金屬的舞蹈一片耀眼  
端坐在大地，一道光芒閃過  
隱入遠方。白天裡生活紛攘萬象  
陽光是時光的清潔夫，不厭其煩地  
打掃人類吐出來的垃圾、工廠、  
學校、政府  
以及沒完沒了的為著雞毛蒜皮斤斤  
計較的百姓  
總會有疲憊的時候，總會有  
打盹的時候  
一不小心。毒辣的蛇舌到處亂竄

越過河流、森林、大海  
陸地越來越在縮小  
而黑暗不再純粹，到處充斥著、  
霓虹燈下的陰謀  
有誰敢站出來：大吼一聲  
我無罪。我無愧  
只有月亮的故事，以及  
現代嫦娥袒露出美麗的胴體  
告訴著無數的真相  
黑暗時代已經來臨  
但沒有硝煙，沒有戰場

## ■章為華

筆名千山，廣東海豐人。中國散文詩  
學會會員，汕尾市作協會員，文學雜誌  
《青年文藝》社長。

## 擁抱納木措湖

它是溫柔的 很單純的  
甚至在我第一次見到它時  
既 忘掉了自己  
如忘掉了初戀時擁吻的滋味  
有的只是心頭慌亂

透澈的水  
把湛藍的天  
偷偷嵌在人間

一手牽著雪山  
一手牽著犛牛的藏民  
不停詢問我是否要騎馬  
從他的眼裡  
我望出了兩塊已烙好的青稞餅  
正午，七彩的陽光在擁抱大地  
千年的一天 一天的千年  
這就是靈魂棲息的地方

閉上雙眼  
我把“騰格里諾爾”倒入盛酥油茶的碗  
悄悄帶入夢裡

## ■蔡贊生

出生於1976年7月，廣東陸豐人，中  
文本科畢業，某高級中學辦公室主任。  
2007年出版個人詩集《一生的神》。

## 蝶 繭

在消逝的歲月裡，並不消失的  
舊物，依然  
像一隻從空巷深處，伸過來的手  
黯然叩響  
被世事塵埃包圍的往事  
燈下一顆心是去年的一隻候鳥銜來的  
它們共同漂泊了一段驕傲  
這時  
將燼未燼的熱望  
又重新浸入杯中

明天之後，你在何處我在何處  
那塊冰涼的石頭  
已更換了多少季節

曾有一半的蝶翅  
在冬眠中醒來  
尋找著  
另一半遺失的蝶翅  
誰讓故事延續之後  
又帶著極致的舞韻  
飲盡一室的溫柔

面對一閃而過的流年  
我本是一隻被不屑一顧的蝶繭  
遠離一些表面形式的簡單  
並維持最初的方式  
在歷史的牆上蠕動得那麼遲緩  
笨拙  
且不動聲色

偶爾扯開沉重的眼皮  
與簷下的一滴春雨  
長時間對視  
風穿堂而過



## ■蔡金兵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著作有《伸向遠方的路》。

### 我知道愛情的盡頭有一筐白菜

我知道愛情的盡頭有一筐白菜  
在誘惑我顛沛流離  
即使在一剎間完成所有的故事程式  
也難以告訴她我內心深刻的夢魘  
我孜孜不倦的情和欲

我知道你最終  
會在某個我醒來的星夜  
叩開一朵  
為愛情盛開的花朵  
然後折一隻紙鶴  
放飛於亙古的黑夜  
菁菁花園中不再有往日的記憶  
背棄 背棄  
每一朵花凋謝的時候  
總有它昭華已逝的悲哀

會為了我的存在而掙扎著  
而痛苦而快樂  
會為了故事主角的變換而慟哭  
而炙痛而雀躍  
終究有月光  
為她辭行

我知道放縱的欲火  
會燃燒整個原始森林  
沒有永久的理念  
以維繫愛情不會老化  
春水漲滿河床時  
她一個人踽踽而行  
作哲人的思考  
我知道愛情的盡頭有一筐白菜  
然後我們  
慢慢老去

## ■陳寶榮

廣東省海豐縣公平鎮人，文史學者。

### 這一晚，我淚流 沉落

風睡的時候，我還在發抖  
雨停的時候，還在跋涉  
一身濕透。南國的春天不結冰

城裡頭，溫香軟玉，燈火闌珊  
——紅酒輕叩清脆如琴  
在湖濱的亭榭流動不息

我來晚了  
城門緊閉，沒人守更。  
我不是盜賊，但怕——  
誠惶的熱血，淌過伊人的心  
依著護城河蹣跚。如鬼魂……

繁華事仍躍然紙上。  
聽：浪聲笑語又至  
飄渺似鼓，在記憶深處由遠而近

春霧鎖河岸，桃花捲縮。  
不去想愛，河面卻重播玫瑰的影像  
你在裡邊笑靨燦爛，紅粉飛揚  
我追逐，卻無力攀援。

掉下發芽的楚河西岸，醒來  
赤裸如初生。  
嘈雜。無人圍觀——  
鴻門宴只為虞姬而設，舞劍意不在沛公  
和親出塞的昭君並非愛國  
富麗悲歡不如平淡一生，解不開的才是初衷  
西施呢？  
愛人范蠡持鴻門撿來的劍逼之與吳王共舞  
成越王情賄的貢品。  
後來，身破國還  
西施沉水化魚，溯溪而上

淚水滲染汨羅一江  
和屈原善良如佛，去國懷鄉

我終是聽見  
城下有魚哭泣  
卻無法看到紅淚——  
水太黑。等不及天亮，  
我在河上緩緩沉落，苦尋  
西施和屈原流逝多年的歌謠

## ■陳思楷

青年詩人。現居汕尾。

### 在梅邊

有時我兩手空空，在公園  
踩遍地的梅花，  
那些卑微的內心。  
世間的人與我擦肩而過，  
暴徒或良家婦女，  
更多的花瓣飄落——右側臉  
如在笑我。

這有什麼關係，  
某些無月夜我指一地為  
他的虛妄。然而，  
誰也未曾端詳它的內在結構。

但有一天，我兩手空空  
在老了的公園，  
看見遍地的青梅——  
世間的人與我擦肩而過，  
良家婦女或暴徒，  
更多的青果掉落——左側臉  
是在笑我。

梅林真大。我摘下一顆  
狠狠咬一口：酸  
由外到裡——在開。  
這又有什麼關係，雖然滿眼淚花。

●汕尾詩人專輯

## ■夏野

### 密碼 ≠ 幸福

又吻又聞大雁足尖甜甜蜜蜜

密碼幸福神魂雲霧人生起步

——小引

①

評功擺好  
神  
魂  
苦與樂的顛倒  
高飛天  
天外話題之外  
還有題內話  
蒼天無忌  
大海——  
大海折磨人的寒噤  
心的號角聲  
吹奏告別秋風  
心——不安寧  
神——醞釀冬天的風暴  
雷電霹靂  
妳，抓緊心中的舢板  
渴望啊！  
還有毫不陌生的安穩  
去迎接挑戰！

②

紅色的風暴啊！  
將阿爾卑斯山的怒火  
延伸到堡壘的  
頂端  
修造宮殿——在藍天  
獻祭  
紅色的風雲  
逢迎高潮  
懶洋洋歌頌黑色的太陽  
一朵朵荷花探頭狂笑  
黑色城堡中心熔化僵硬的靈魂  
為了忘卻  
瞌睡方醒  
日光變幻黑黝黝的眼神  
美酒醉心，人不醉——

鬧鐘總在  
日光  
的那一頭  
吵醒  
現實  
而昨夜  
被枕得發麻了  
的臂彎  
還殘留下  
幾滴  
涎沫的餘香  
我趕緊披上一件  
生活的戰袍  
或晨褸  
問世界要不要  
跟我一起  
去上班？

4/29/12 寫於休士頓

■于中

夢醒時分

③

勁挺住一爐香的焰火候  
月中  
撈月  
蹦蹦跳跳又粗又硬  
笑得月牙兒神魂顛倒  
迷迷糊糊  
那顆裸露的彩霞  
伴著漫漫長夜  
從夢中直到冰雹溶去  
妳，還嘲笑歎息質問：  
妳——  
那顆停滯星辰何之有霓虹？  
征服夜  
妳卻透露著月色的寒顫  
盜夜的報信人  
留下足印在靜靜的雪地上  
夜不會再來征服妳！

多雪的冬天今年冬天  
遠瞭銀光閃耀的金輝還能再現麼？！

2012年9月11日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 ■夏子

### 空鏡子

無須將吃喝拉撒的細節  
鍵入電子記事簿  
生物鐘到點自動應卯  
唯獨睡，與夢、與日、與夜  
在呼與吸之間沒了疆界

放也放不平一個躺下  
扶又扶不起一個跌倒  
疲憊的腰椎壓傷了吃重的腳踝  
瘀青一塊塊  
被疊在最幽密的膏肓  
松節油難以揉散的陰鬱  
百憂解也解不開

日日鳥總在黎明敲窗  
空鏡中的投林是牠們晨間的操練  
撲騰上下，為只為  
枯枝梢上幽幽轉醒的幻影  
一只只蠕動終夜的蟲癭

縱使昨日拂了又拂  
縱使西窗下澄澈的眼神一再  
穿透這美麗  
紅塵依舊如此楚楚  
且如此難以放下

塵念如是，相續的忘卻  
始終盤根於自我寬宥  
習氣如是，懸浮的由來已久  
如有毒的化肥浸透  
這肉身，只等朽壞醒來闔眼  
嚙下最後又最後的  
一口驚詫  
一口猝不及防

## ■輕鳴

### 臨別

摘下  
你眉間的那顆  
紅豆  
種入心房

### 天邊業已消失的 那抹紅

是你初次綻放的鮮血染成  
我，迷戀夜讀的寂寞和歡樂  
讀大地豐滿的鼾聲  
讀冷月雕琢的天書  
讀你迷漫的魂影

### 向日葵

轟鳴  
一路輝煌  
開向通天的峰巔  
急停，頓成靜物

### 竹木簡

不堪  
累牘的堆積、連篇的晦澀  
思愁之路決絕，零落斷章

蛻變，建構現代詩行

### 直尋

艱難跋涉，揮動  
出門前，故紙堆中抽出的神劍  
砍劈覆蓋原野的厚重滄桑  
去找一次次安然荒蕪的危機  
每一粒汗珠都是一個太陽，閃耀

## ■桑克

### 字幕組

你怕倒退的出現猶如禿鷲的出現。  
陰風襲襲，暗無天日，再也不能目睹  
字幕電影的碎碎念。你來不及梳理或  
調整嶄新的邏輯關係——即使你忍痛  
調整邏輯關係也不能避免破碎的  
命運，如同歷史曾經演繹的轉折或者  
違心的戲劇。你怕倒退的出現，甚於  
不能進步的烏雲的出現——不能進步  
不過意味著停滯，而倒退將剝去  
你們辛苦的十年，廿年，或者更多的  
年月。保安的王實味，湘西的沈從文。  
怎麼妥協或者喘息？我承認我痛苦地  
承認我曾經妥協，而且我從來不  
奢求未來任何人的寬恕與理解。你怕  
禿鷲的出現猶如倒退的出現。血與肉  
四處橫飛，不管肉體的或者精神的飛。  
道德創傷已經形成，而靈魂醫院  
尚且停在草圖之中。素描的線條多麼  
羸弱，你與謬誤的淵源多麼一往情深。  
不能倒退，彷彿一塊髒抹布搖身一變  
成為一塊乾手巾或者一張髒報紙  
搖身一變成為一塊乾電池。刪刪改改。  
你看看吧：棄絕的徹底棄絕；死去的  
不能復活。絕不倒退。預防或者警惕，  
堅守或者狙擊，彷彿麥田守望者  
與反復寫著字母Z的傲慢的閃電。

2009.1.18.23:11

金光  
擲地悄然無聲，濺起璀璨的浪花  
涼風習習，捲走雲氣的蒸騰  
遠方的羊群，沿著季節的河道  
緩慢流向翡翠滑翔的天邊  
俯首，沉溺於明夜清晰的夢境  
旋渦中，忘情地吞吐詞匯奔騰的生息

## ■章治萍

### 與數字為伍

1  
寫“1”的時候  
我知道它並不是最小的數位  
寫“9”的時候  
我知道它也並不是最大的數字  
自然，寫“0”的時候  
我知道它更不是表示沒有  
——在它們的後面或者前面  
與它們的兄弟排列成行  
最小的數字會變的很大很大  
最大的數字會變的很小很小  
“0”更時常變幻成明月下  
上下相輝襯托的古橋

2  
在師傅的算盤裏  
數字是一片花瓣  
用心地將她們拈在一起  
最後，獲得家庭的美滿

在我的計算器裏  
數字是一塊塊黃金  
細心地將他們拉在一起  
最後，贏得企業的輝煌

3  
數字是有故事的，譬如  
解放前的貧窮，解放後的富裕  
數字是有辛酸的，譬如  
前輩們的創業和奉獻  
數字是有靈性的，譬如  
我們一年年增長的年齡  
數字是有智慧的，譬如  
企業的盛衰，工薪的增減  
數字是有精神的，譬如  
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富強

2012年暮夏寄自青海

## ■圖雅

### 磨牙

十點鐘的陽光以四十五度角  
切入閣樓小窗  
一牆之隔的他  
正在咬東西  
我分辨不出到底咬的是什麼  
玻璃？瓷碗？  
抑或是嶄新的發著亮光的  
黑色的橡膠雨靴？  
我本可打開門  
以妻子的名義制止他的破壞行為  
但是又怕我的破壞更不道德  
有什麼比剝奪  
他人的睡眠更遭恨的呢

2011.2.25

### 盜墓賊

我一個勁地掏  
掏出了帶血的唇痕  
烙傷的胸片  
還有發黃的書信  
一團團瀑布似的髮絲  
怎麼就積攢在這裏  
要知道我找你們找了很久  
你們卻躲在了這裏  
看我兩手污垢  
指尖已破  
和泥土下埋伏的枯枝一樣  
但我要掏  
我要像盜墓賊一樣，去掏  
掏空它  
讓淚水注滿  
月兒清澈，照在上面

2010.8.17

## ■夢娜

### 只有陽光和雪 跟你

來自荷蘭  
這是一個心碎的日子  
讓夢沉睡  
整整一個世紀  
窗外密葉裡漏下一些囁語  
輕撫你的背影  
溫潤你遠離的足跡  
撿拾起你酣熟的呼吸  
飛翔的夏天  
在荒郊裡憂鬱  
悄悄地，我捧著你的羅衫  
忘倦的味道  
蔓延的別離  
甜蜜的欺騙  
我懂你，寧愿孤注一擲  
燃燒你的薪火  
焚盡一堆相思

圓月洒下一片寧靜  
我用激染的針線  
編織曾經合歡的睡衣  
你以為我有幽怨嗎  
以為我會重疊那些過失嗎  
以為我的衣箱  
全是森林的綠葉嗎  
我在一片秋色中  
看麋鹿爭霸  
也許，其中有你的足音

冬天來了  
風和雨  
我留下收藏  
還有瓦上的白霜  
冰封的失憶  
涼露吻不開的溫情  
你丟棄的繪畫、音樂  
雕塑和詩

只有陽光和雪  
跟你

2012-09-09 于荷蘭

## ■蔡可風

### 昨夜星辰昨夜風

大塊噎氣 其名為風  
從大地翻出來的魂 的夢  
氤氳而成了雲 成了霧  
好乘坐今夜射上的兩道光柱  
去遨遊 在無際的蒼穹  
蒼穹外 有  
月亮 和數不盡的星星與共  
集結 排列成容容樣樣的星座  
要接待 年年來造訪的雲夢

曾經辛勤在曼克頓南端的  
姊妹樓中 要化解  
兩千八百多個家庭的哀怨  
並不單靠勇士們  
擊斃那逃竄了十年餘的元兇  
過去 現在 將來的祈禱文  
早已走出了單純的 悲慟  
良知 友愛和正義之神的力量  
足以熔斷仇殺的針鋒

九月十二日清晨於紐約

註：每年 911，原世貿中心處皆用探  
照燈射上兩道光柱象征雙塔作紀念。

## ■依雯

### 天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難以預知  
我的名字會刻在墓碑上  
或許  
五年 十年  
二十年後  
三十年過了  
在暮送夕陽下  
佇立雲端  
一張張  
熟悉的  
臉

2012年初秋

## ■ 虔謙

### 英雄三章

#### 雨 晨

風過，吹落一樹雨點  
墜地，化為遍野花心，  
蚯蚓蠕動著破土而出，讓新綠  
見證它對大地的純情

遠處青山朦朧，我曾在它峰頂  
輕叩英雄的墓碑，歎唱千年將軍令  
英雄啊，蒲公英已悄然昂首  
她用一空爛漫呼喚你英靈的複醒！  
(寫於 2012 年)

#### 一個英雄倒下了

英雄倒下了，自以為是的人們還在說：  
這個時空沒有英雄  
人們啊，你們沒有喝酒，可為何惜懂

一個英雄倒下了，邊上的詩人們都在吟什麼呢？  
我真的，很想當一個英雄，為了當英雄而當英雄，因為英雄站著本身  
就是這個世道的福份。  
然而我，靠每天一粒維他命支撐  
我就只能當一個詩人，或是一個小說家  
繼續碼著我那誰也讀不懂的朦朧  
繼續編織著那風花雪月裏無名的痛

第一次去爬山就遇上了雨  
我看看天，歎息我這山路和雨的巧遇  
然而誰，能告訴我山屬於太陽，抑或山屬於風雨  
偶然對這個世界沒有意義  
冰雹既然來了，它就是理所當然，所以英雄啊莫哭  
喚醒那些歌手們，他們該為你長歌九曲  
(寫於 2012 年)

我一路沿著深夜  
乞討入眠  
天花板卻拉長了臉  
冷冷地  
扔下鄰床爆竹炸響的  
鼻鼾聲

我唯有把自己掛上壁鐘  
馬不停蹄的秒針  
或許就快找到霧城中  
懶床的太陽

大勒：越南中部區的高原城市，素有“霧中之城”美稱。  
2012/06/24

#### 英 雄

林間，你是雄獅  
洋底，你是鯊魚  
空中，你是蒼鷹展翅  
原野，你是獵豹奔馳

你的存在便是較量  
你的天性是奮不顧身  
然而你看不到你的對手  
你看不到它們的方陣

你振臂疾呼  
像巨浪叱吒風雲  
然而四周一片寂靜  
除了你自己的回聲  
也許你不願承認  
你打不贏這場戰爭  
也許你不願讓自己  
融化于那無形的方陣  
你甚至不願後退一步  
因為，你是英雄  
你的存在便是較量  
你的天性是衝鋒陷陣。

(寫於 2000 年左右)

## ■ 林小東

### 大勒無眠

人生的棋盤展出一場拚搏  
開局以二五炮重點狙擊  
配合兩翼輕車橫衝直撞  
鬥志高昂

一旦挺卒過河深入漢界  
冷不防對方一招馬後炮  
傷亡慘重  
加上五子連環夾攻  
險象環生  
開始心灰意冷

哎哎  
終局僅剩下老相殘兵  
本應該仕急馬行田  
奈何獨馬跳檀溪  
無力阻擋  
任由他破關斬將  
喝一聲將軍  
輸在甘心輸的關鍵上

## ■ 浮洋

幾十年如一日  
有一種痛  
一直把我煎磨

## 煎 磨

心已乾巴  
怎麼也煎不出油水來  
真想把這條死魚  
拋進油鑊  
好歹也索出一點油來  
無奈閻王爺不禪位

人生百態把我  
磨練到圓似珍珠  
卻被妳做好做歹的磨成粉末  
孩子又不在身邊  
唯有留給老來  
沖服定驚

## ■ 故人搏弈

## ■彭國全

### 您，生命之水

——為董鼎山先生九十壽辰而寫

多姿多彩的  
悠遊為雲霞  
凝思為冰雪  
奔騰為江河

漫漫人生  
有的人洒下的是一滴雨  
有的人匯入的是一股清流

您九十年的汗水自成一溪  
蜿蜒流入歲月的長河中  
一如淘洗出卵石  
這涔涔的汗水  
磨礪出閃光的文字

您生命之水  
響淙淙融入歲月的濤聲  
水汨汨增強歲月的洪流

啊，一溪活水  
生生不息

附言：在海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董鼎山先生九十大壽當日，美國《僑報》周末主編和記者兩位代表《僑報》向董先生祝賀。次日該報以整一版推介先生的文學事迹，並在另一頁有壽辰的新聞報導。有幾位友人應邀到府上賀壽，是日我寫此詩在廳堂獻給壽星助興。

### 米壽 ——董鼎山先生 88 大壽

米  
不是那稻米麥米  
也不是童話故事的神米  
可又產自江南多才子的米鄉  
從中國栽種到美國

您在辛勤耕耘中  
又以極強的生命力演算

一條積累日月的數學方程  
算出一個令人興奮的答案  
——八加十加八等於米壽

這是一座大米倉  
有百萬又百萬不盡的瓊珠  
是充實又富足的精神糧食  
讓人都吃得心裏滿足

還要用  
最珍貴的古董  
幾千年的甯鼎  
裝滿來自糧山  
釀的美酒祝壽

詩，博古通今 并預見未來  
梁山一百零八名好漢到糧山  
再精造佳釀二十年  
那時與我們大家舉杯同慶  
向您祝賀一百零八歲茶壽

註：民間以八十八歲壽稱為米壽。  
一百零八歲為茶壽（“茶”字拆開廿  
八十八，即二十加八十八歲）。

### 生花妙筆

——董鼎山先生八秩壽誕

夫子高瘦  
筆下文章，質樸  
洗練得  
絕無洋腔 油腔  
更不見肥膩

夫子高瘦  
珍藏著絕密的一帖減肥秘方  
把轉化熱能的脂肪  
不貯存于腹臀  
不貯存給上帝  
都貯入文字中，熱能  
轉化成光彩 去照人

筆，不管蘸得多飽多濃  
也不會發福  
從一點一畫一撇一捺  
寫到筆枯筆拙

後院的玫瑰  
曾如月曆  
月月開  
帶來驚豔

自從後院種了菜  
玫瑰再也沒開  
不是過了盛開的時節  
是拒絕盛開

菜被天天澆灌  
玫瑰被旱在一邊  
韭菜一茬茬長  
黃瓜一根根結

這年頭  
講的是吃喝嫖賭  
人們只愛錢  
誰還追求浪漫

一對野鴨飛上天  
呱呱呱  
想念玫瑰

## ■冰花

### 想念玫瑰

筆從來都那樣剛直

在天地走筆  
從上海走筆到海外  
八十年健步  
走在人生的長路 曲折又風光旖旎  
走在心靈的思路 深遠又遍地開花

汗滴如流，墨滴如線  
成了輝煌的車燈流線  
載著中國文字，載著美國文字  
交流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橋上

夫子永不言老  
總是高瘦  
高瘦，多麼深邃的蘊涵  
一個同聲母同韻母必然同音的意象  
高瘦——高壽，高瘦——高壽  
高壽是意，天意  
高瘦是象，形象  
董夫子天生高瘦  
董夫子天生高壽

## 奧克拉荷馬

1  
火車停在遙遠的南方。紐約有雪。  
在這裏你可以一整夜穿著長袖襯衣  
走來走去。  
但是無人外出。只有汽車  
在炫目的光中飛馳而去，像是飛碟。

2  
“我們的戰場值得驕傲  
為我們許多的戰死者……”  
一個聲音說，同時我醒了。

櫃檯後面的男人說：  
“我沒有嘗試出賣它，  
我不是試著賣掉它，  
我只是想讓你瞧瞧。”  
然後他展示了幾把印第安人的斧子。

一個男孩說：  
“我知道我有一個偏見，  
我不想帶著偏見離開，先生。  
您是如何看待我們的？”

3  
這家汽車旅館有一個冷漠的外形。  
有一輛租來的汽車  
（一個巨無霸的白種僕人站在門外）  
幾乎沒有記憶沒有出行  
我總算能夠搞定我的平衡點。

## 里斯本

在阿爾法瑪區，黃色的有軌電車在  
陡坡上唱歌。  
有兩座監獄。其中一座關著小偷。  
他們在炙烤的視窗揮手。

他們喊道：他們想被別人拍照。

“但是在這兒，”售票員咯咯笑著  
說，像一個分裂的人  
“這兒關著政治犯。”我看見牆牆牆牆  
高處一個視窗有個男人  
他站著將一隻望遠鏡舉到眼前向外看  
去眺望大海。

洗好的衣服掛在碧藍的天空下。牆是  
燙的。  
蒼蠅們讀著用顯微鏡方才可見的來信。  
六年以後，我問一個從里斯本來的女人：  
“這是真的嗎，或是我夢見的？”

## 急速的樂章

黑色的一天過後，我在彈海頓，  
感覺到一點點溫暖在我手心裏。

琴鍵準備好了。和藹的錘子落下。  
聲音是鼓舞，是綠色，充滿了寂靜。

聲音說：自由存在  
有人不向凱撒納稅。

我把我的手插進我的海頓衣袋  
行為便像一個平靜如水的人。

我升起我的海頓旗。暗號是：  
“我們不屈服。但是要和平。”

音樂是一座玻璃房子站在一面斜坡上；  
岩石在飛行，岩石在滾動。

岩石滾動直穿房子  
但每一塊窗玻璃依舊完好無損。

## 旅程公式

（1955年，自巴爾幹半島）

1  
一記模糊的聲音發自農夫身後。  
他不曾環顧四周。空空如田野。  
一記模糊的聲音發自農夫身後。  
一個接一個的陰影掙斷鎖鏈  
紛紛跳進夏日天空的無底深淵。

2  
四頭公牛來到天空下。  
沒有絲毫的馴服。厚厚的塵土  
像羊毛。昆蟲的鋼筆被刮傷。

一個馬群，瘦得像  
灰色的鼠疫的比喻。  
沒有絲毫的馴服。太陽在旋轉。

3  
一股子馬廄味的村莊有幾條瘦狗。  
共產黨幹部在集市廣場上  
在一股子馬廄味的村莊的白房子裏。

他的天堂陪伴著他：高  
而窄，像一個尖塔內部。  
在山坡上翅膀狀如拖尾的村莊裏。

4  
一座老屋向自己的前額開槍。  
兩個男孩在黃昏時分踢著一隻足球。  
一大群急促的回聲。——  
突然間，星光燦爛。

5  
在路上，在漫長的黑暗中。我的手錶  
頑強地閃耀，帶著被時間囚禁的昆蟲

在擁擠不堪的軟臥包廂裏緘默雲集。  
在黑暗中草地流逝。

但是作者在中途進入了他的  
想像，在那裏  
他旅行，同伴有老鷹和鼯鼠。

# 畢曉普的十四行詩

(Sonnet by Elizabeth Bishop)

## 我渴望音樂

我渴望音樂，流過  
我不安而多感的指尖，  
流過我滲出苦澀，顫抖的唇，  
伴著幽深而清澈的回憶，如水緩緩流動。  
呵，舒緩的樂聲回蕩著，古老而低沉，  
令疲倦的死者安息，  
樂聲落下，就像水在我的頭中，  
漫過顫抖的身體，夢境湧動著光芒！

回憶變幻著魔法：  
一種咒語帶著舒緩而寧靜的呼吸，冰冷的心，  
沉入褪去的色彩，直抵  
大海深處的寂靜，  
在月綠色的池中，永恆地流轉，  
倚靠在音符和睡夢的懷中。

## 十四行詩

捕捉——水平儀裏  
的氣泡，  
一個造物；  
羅盤針  
晃動，搖擺  
不定，  
釋放——破碎的  
溫度計水銀  
流溢四散，  
而彩虹鳥  
從空鏡子  
那精密的斜面  
飛向任何  
自在快活之地。

## 雷 電

突然，巨人厭倦了遊戲——

用粗糙的巨手，甩動著上帝的金球  
銀豎琴，還有天堂牆壁上的  
鏡子，他們怯怯地踩過  
花草地。受了驚嚇的白晝  
赤足跑過神殿的回廊，  
沉悶的黑夜回蕩著戰爭的巨響，  
而美，羞怯地悄悄逃逸。

安靜吧，葉間的微風  
轉過蒼白的臉，直面滾滾而來的暴風雨。  
安靜吧，洞穴裏的小狐狸  
小鳥和老鼠，都靜了下來——一個巨人為  
他遺忘的力量而悲傷不已。聽，  
此刻那溫暖而  
沉重的悶響正從鉛灰色的樓梯滾下！

## 他們遺忘的一些夢

死去的鳥墜落，沒有人看到它們的飛翔，  
也不知它們來自何方。這些黑鳥，  
眼睛緊閉，  
看不出是什麼鳥兒。人們  
舉起它們，遙望如斗的遠空。  
此時，黑點落下來。夜色在屋簷下收攏，  
或聚集在床上的天花板，  
那神秘的斑點，被他們在頭上徹夜掛著，  
忽地滾過他們不經意的手指，如  
露珠從葉間滑落。

它們在哪裡見過這般完美的黑樹莓，  
在清晨閃閃發亮？這些烏黑心形的  
垂涎之物，  
掛在樹枝上或葉子底下。它們可曾  
覺得有毒  
然後棄之而去？或記起曾在累累的  
樹上嘗過？  
什麼花朵褪縮成如樓門菜般的種子，  
而它們的夢，在八九點間是謎一般的

越詩中譯

◎木也

◎余問耕

## ■葛悠

### 緊 貼

我緊貼著你  
以為沒有什麼可以擠進來  
這樣還是  
有一顆沙粒擠進了我們中間  
沙粒長成磚塊  
磚塊變成一堵牆  
牆壁變成萬里長城  
救我  
我沒法把你抓緊  
我跌落  
轟然倒在牆腳下

### 無 題

我已經找到了妳  
在塵封雪蓋的人世中  
我還是認出了妳  
即使妳也是塵埃和冰雪  
可妳卻卻是  
比冰雪晶瑩  
比塵埃晦暗  
的那一個

譯自 2006年1月21日  
《勞動者》報

\* CÁT DU 葛悠，本名 Phan Kim Dung (潘金蓉)。1960年生於平陽省土龍木市。求學時代已開始寫詩，著有詩集《感》等。2005年曾獲平陽省《第三屆黃文藝文學藝術獎詩A等獎》。



## 藍襪子

我去看母親時所帶的全是我替她買的襪子，棕色的軟棉襪，“腳踝處不要太緊”，白的運動襪，有菱形花紋的毛襪，栗色的，更多的白色的，更多的毛襪（任何顏色）。我為她那時買了穿不完的襪子——以及內衣，袍子，睡袍等等，她坐著穿的，躺下來穿的，全是我帶去的襪子。所有的襪子都適合她發腫的踝及腳——因癌症而腫脹，已經進了肝，皮膚張緊，踝及腳就像熟得要爆裂的水果。她喜歡鬆鬆的藍襪子，拿來當拖鞋穿。晚上穿了上床，後來白天上床也穿。禮拜四她去世的那天，我原就一直為她穿了那雙藍襪子的軟腳按摩。她一直要我別停止，“別走開住”。我買了那麼多襪子，她穿了藍色的死。所有的襪子我現在還穿。為了合我那瘦而窄的腳，我用烘乾機來縮小那些棕色的棉襪，所有的襪子我都穿。所有的襪子裡母親就穿了藍色的火葬。所有的襪子我都穿，除了藍色的。

## 一千個禮拜六

小時候我總是被寄放在祖母家。總有一千個禮拜六的早晨我是同祖母一起看電視過的。她一邊縫綴一邊照看我。祖母縫補母親送我來時留下的一切。在她縫補的膝上堆著的都是母親扯裂了的短棉衫等等。她寬肩，背部常被拉扯。就像所有單親母親，她拉著兩個孩子，加上雜貨袋子，還得工作，全靠自己。祖母作過乳房切除之後，告訴我，他們發現得夠早，還沒有擴散。倒是義乳的填充物教她耽心。所有那些時候，我總是看到祖母最後抽出手上的縫線，咬斷後把針別在胸前開司米的毛衣上。那件毛衣她常常穿，就算不出太陽也穿。因為我是姐姐，我還能記得祖母縫補的訣竅。到我十二歲已開始縫補了。當我把針刺痛了剛發育的胸部時那也不是意外。

譯後：

Deborah Stein 美國名女詩人，此二首譯自 96 年出版之 The Party Train，是美詩中少有平實而細緻者，筆法非常感人。

## 三則

◎向明

由於老態隆鍾，行動緩慢看起來老神在在，總被認為此人老謀深算，肚子裡有點老底子，因此只要出席什麼場合，總會被請上台去，“大家鼓掌，請老人家為我們簡單的說幾句鼓勵的話”，自從頭髮白得像雪覆蓋以後，我這“老”字號人物常常會這樣被捧上台去，不得不在掌聲中尷尬的大放厥詞一番。最近就有三次這樣的機會，現在趁還沒有完全老人痴呆，趕快將記憶倒帶，將記得起的記錄下來。

一、在《創世紀》六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不識時務，呼籲重振“超現實主義”精神：

這裡都是同時起步寫詩，寫到而今六十多年的老朋友，辦詩刊的艱苦，寫詩所獲得的報酬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也不必重複。我只想說我們這種不計代價、為詩犧牲奉獻一生的精神足可撼天地、泣鬼神，更足堪告慰祖先家人，且無愧於自己，這大概是我們這一生唯一所獲代價，自我感覺良好的報償。

《創世紀》詩刊創刊存活到六十年，至今無疑仍是一本最響亮的詩刊，不斷加值並加料的詩的出版物，其影響力海內外有目共睹。如果要我提出什麼建言，使《創世紀》更上層樓，使它在走入 E 世代，以及後現代的今天不會落伍，仍是一馬當先，我大胆的認為，首先就要重振當年為《創世紀》創造光輝業績的“超現實主義”詩法追求。“超現實主義”當年實驗時曾被目為洪水猛獸，遭受為詩帶來晦澀難解的無情撻伐，《創世紀》曾成為眾矢之的，想必現在仍然記憶猶新。然而無論任何改革或革命，在其初啓時總會引起因陌生而造成的不慣和誤解，必然會遭到抗拒，這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記得就在當年《創世紀》提倡“超現實主義”的同時，我們的藍星詩社大老覃子豪先生，在他的著作《畫廊》序言中也曾特別強調，“詩是一個未知，是一個假設正待我們去求證”，其實這正也是“超現實主義”追求創新精神的所在，兩者是不謀而合的。因為“超現實主義”是一種會為詩帶來進步，創新，求證未知的寫詩方法，比那些一直守住一種舊習慣，使用亙古不變舊詞彙，別人用過不知多少朝代的老思維，在依慣性製造數十年如一日的詩，要好得多。“超現實主義”會領先造成一種詩的新悸動，亦如當年的《創世紀》然。

走過六十年的《創世紀》詩刊，雖然一直不斷有新血補充，也不斷有新的創意，但詩刊成立過久，像人一樣亦不免老化，不免失去往前追的衝勁。為免落伍，作一個台灣新詩的永久標竿，所以我不揣冒昧的建議，現在的《創世紀》要重振固有的“超現實主義”精神。

二、在亮軒的新書發表會上為他的《青田六七》解碼，亂放厥：

能够在八十五歲的年紀被邀到青田街這塊人文薈萃，學術名人雲集的地方來參加亮軒先生的新書《青田七六》發表會，真是想也不會想到的事，更是自當文藝青年以來夢寐以求的難得機會。我出身軍旅，年輕時雖也駐紮過這新生南路瑠公圳一帶，但只是在青田街對岸現在大安森林公園中的軍營，很少有機會越過水圳中線到這岸來，何況那時水圳尚未加蓋，即是想過來也得繞路老遠。

亮軒的書《青田七六》即是“青田街七巷六號”的縮寫。這是亮軒先生父親，一位享譽國際的地質學者馬廷英教授的故居，也是亮軒先生的兒時家園。這棟已有八十年歷史的日式檜木屋舍，在歷史的匯流中，不知見證過多少人事的滄桑，遭受過無數大小現實社會事件的衝擊，且讓當年來台才五歲的亮軒，鍛煉成而今已是七十出頭的知名傳播學者。我一進門即見到一位滿頭銀絲，慈靄可親的老太太坐在最前排與人招呼，後來得知那是早年在中國廣播公司做事，後來成為亮軒在讀國立藝專時的老師崔小萍女士。瓊瑤的電影《窗外》即是由崔女士執導在這間屋子拍的，那時剛畢業準備去服預官役的亮軒，還由崔女士委了個場記的差事。

我活到而今這偌大年紀，仍然對一切充滿好奇，當我聽到約我來開會的小姐說，是亮軒先生的新書《青田七六》開發表會，便有點滿頭霧水，不知這“青田七六”是組什麼樣的密碼。所以在剛才踏入會場之前，我先在簽名處買一本新書，然後鑽進會場一個角落，埋頭書中找尋密鑰。真的得佩服我這臨時抱佛腳惡補的急智，不然，現在點名要我這最老的年輕人也說兩句話時，我真會不知從何說起。

惡補最大最令我驚奇的發現是，在書的二百九十頁〈蝸牛〉這篇文章中，我發現了當年我初學寫詩時的一位老師盛成先生的名字。而且他也住在這靠近台大校園的一帶，是台大生物系的教授。我沒上過任何高等學校，最高的學歷是初中二年級上半學期，即被日本人追趕在外逃難。所以撤退到台灣來以後，等於是一個一無所知的白痴。所幸自覺得

早，進入一個無需文憑、也不必入學考試的文藝函授學校，選擇最不需任何特定時空即可動筆的詩歌班學寫新詩。校長李辰冬教授網羅盡當時避難來台的知名學者教授，包括牟宗三、沈剛伯、高明、梁實秋、許世瑛、鄭騫、錢歌川、潘重規、候佩尹、王壽康等人來為我們授課，盛成先生是留法的、原先即在北大教書，所以由他來寫教授法國詩的教材，我們這批白丁級的學生等於一下子掉入豐盛無比的學海中，享受着比任何正式大學還多得多的文學資源。但是函授學校是沒有課堂的，學生只能讀寄來的教材充實自己，見不到教授的面。盛成教授的授課大概沒有多久即突然中輟了，函校的學生多半都是失學來台的知識飢渴者，也曾歷練過各種莫明的風浪，大家不知什麼原因，不敢問，也無從問，啞謎也一直埋在心中。直到剛才讀到〈蝸牛〉這篇文章，才知道盛成教授是因留法的關係，被懷疑與法國的無政府主義攪在一起的共產主義有關，而遭當年的台大校長傅斯年解聘。失業後的盛家窮到靠撿拾蝸牛來充飢，這是亮軒在寫〈蝸牛〉這篇文章最切要的宗旨，告訴我們在那個惡質的年代，常常會發生一些莫明其妙的可悲可嘆的事情。

亮軒以廿萬字的長幅記錄了他成長地方的歷史點滴，足以填充大環境大歷史所無法顧到的歷史缺角。有興趣的人，關懷這個島上的生態，過去陌生，現在疏忽的人，只要去翻這本書，便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這個永遠好奇的老頭當然還會不斷的去書中找安慰，尋求新的解密。

三、在《葡萄園》創刊五十年紀念會上說我們寫詩都“師出同門”，是不是詩社的一員，沒啥分別，還是要靠作品來定位：

首先要祝賀五十歲生日的《葡萄園》詩刊永遠健康明朗，以淨化心靈為宗旨，作台灣詩的中流砥柱。

剛才主持人說我是在《葡萄園》詩刊創刊號上即出現的一位資深詩人，怪不得社長金筑兄剛才一見到我就說，鍾鼎文老師不來，你就要上台說兩句話了。時間真無情，想當年我不過也是一名在

覃子豪老師、紀弦老師、鍾老師面前學寫詩的文藝青年，怎麼一轉眼，我也白髮蒼蒼跳格到主席台上來致詞了！

其實能在《葡萄園》創刊號上就出現我的詩，這其中有一段隱情，也可以說是一種折衷之舉。原因是《葡萄園》籌備創刊之時，兩位發起人，之一是已過世多年、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得主，寫傳世之作長詩〈革命之歌〉的古丁。他是我們在抗戰末期當流亡學生，後來被防空學校收容學無線電通信的同班同學。其後我們都分發在大西北各地工作，那時我們即開始學寫詩，在一份名叫《大西洋雜誌》上發表。是他首先邀我加入創辦《葡萄園》。其次是文曉村兄，他和我同是覃子豪老師文藝函授學校詩歌班的先後同學，他也邀我加入創刊的陣容。我當時很為難，因我已是《藍星詩社》的一員，紀弦老師邀我參加現代派我沒有參加，如果我來加入《葡萄園》好像有點背叛兩位大老的味道。於是我對他們說，我作《葡萄園》詩刊的永遠精神社員，專門供給稿件，只要你們不嫌棄。他們也諒解我的苦衷。就是這樣我便不是《葡萄園》詩社正式的一員，永遠只作一個社外的同好，供稿支持。（至今我仍保有曉村兄給我的信，和印有總編輯頭銜的名片，後面寫有特別感謝的話。）其實《葡萄園》詩刊最早的同仁藍雲、麥穗、雪飛等人都是我們函校第一期同學。而1961年中國文藝協會主辦“新詩研究班”，才是《葡萄園》詩社成軍的最大助力，是這個研究班團結了一大群對詩這一志業充滿了信心，發揮了持久的實力，直到半世紀後的今天仍然充滿可大可久為詩效命的耐力和精神。其實不論是不是同仁都不重要，因為我們大家所接受的新詩授課教材，都是覃子豪老師一手編寫，為各新詩授課班所採用，所以我們大家都師出同門。我是不是正式葡萄園詩社社員，那又有什麼關係，那種精神血緣比詩社的結合更深更能持久，一切還得靠自己的作品來定位呵！

# 一座尚待挖掘的寶庫

——談越南華文文學 ◎林明賢

由於各種原因，越南華文文學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海峽兩岸學術界的充分關注。莊鐘慶教授主編的《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被稱為“是日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扛鼎之作和集大成者”。莊鐘慶在該書的後記中不無遺憾地提到：“東南亞包括十個國家，我們只寫了六個國家的華文新文學……本書沒有涉及其他四國的華文文學創作，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華文新文學創作及相關資料搜集得手非常稀少。”①周甯教授在該書的導言則指出：“東南亞華文新文學運動主要出現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汶萊和菲律賓。其他國家儘管可能有華文寫作存在，但規模與歷史都不足以在這個世紀當口進行總結。所以，本書沒有研究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的華文創作。這是一個‘空缺’，也是一個充滿期望的‘空缺’，也許隨著文化交流貿易與移民發展，這幾個國家的華文文學創作也會隨之出現並形成規模。對此，我們將密切關注。”②

不但大陸學術界對越華文學相當陌生，就連臺灣學術界也鮮有越華文學的研究專著或論文。痾弦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的序言中有關於越華文學的簡要介紹：“（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筆者加注）越南華僑的文藝活動非常興盛，詩刊、詩社以至整個詩壇、作品風格幾乎可以說是臺灣的籠罩下發展，國內一些詩人的作品對他們有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詩人吳望堯，在旅居越南期間，大力推展越華文壇的詩運，並傳播現代詩的觀念，建樹良多。他如洛夫，曾一度在越南從事軍事顧問的工作，與越南詩人過從唱和，不僅與之建立起友誼，也大大擴遠臺灣現代詩的左右力量……越南陷共之後，詩人吳望堯倉皇逃出，女詩人尹玲因在台念書，得以倖免這場災難，其他詩人則全部淪入鐵幕，消息全無，走筆至此，對這些詩人的近況不禁更加繫念。由於有關越華詩人及作品的資料不夠完整，大系詩選為求慎重，並未選錄，盼望國內出版界將來能編成一部忠實而完整的越華詩選。”③雖然越華文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深受臺灣文學的影響，越華作家與臺灣作家多有接觸

，但由於戰爭、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臺灣所保存的越華文學資料也不夠完整，因此對越華文學也就談不上深入研究了。

近十多年來，海內外有關越華文學的研究開始逐年增多。根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較有影響的研究論文如冬夢（香港）〈越華詩壇的道路〉（1992年）、陶里（澳門）〈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1995年）、陳國正（越南）〈談越華詩壇三十年來的嬗遞〉（1998年）、陳劍暉（大陸）〈越華詩歌的歷史回顧及發展方向〉（1998年）、方明（臺灣）〈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兼談越華戰爭詩作〉、謝振煜（越南）〈越華文學三十五年〉（2011年）、余問耕（越南）〈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2011年）、刀飛（越南）〈風笛詩社的燃燒歲月〉（2011年）等。從19世紀到20世紀五十年代，越南、柬埔寨、老撾統稱“東法”，由法蘭西聯邦殖民當局管轄，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往來。柬埔寨和老撾（當時稱高棉和寮國）的華文文學寫作者，幾乎都是由越南移居去的。因此陶里認為：“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西貢（今胡志明市）堤岸各大報刊的副刊上，登載著老報人、記者、教師和文藝青年的作品，水準如何，誰都不能勒以繩墨，定出標準評個高低。但堤岸華僑知識份子帶出的文化和培養的精英，就沿著法國人當年的途徑，從一號公路去到老撾，從十三號公路抵達老撾，這個歷史事實，沒人知曉的河內華人文化無法取代；而從此也可以看到越南南方華人文化和華文文學的特殊性及重要性。”④

目前，學者們論述最多的是越華現代詩的發展。在20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越華詩壇主要以舊體詩詞和白話詩為主。越華白話詩承繼了中國“五四”白話新詩的傳統，採用寫實或抒情的表現手法，詩風比較淺白、樸素。1966年12月，收入了尹玲、古弦、仲秋、銀髮等十二位原越華詩人作品的《十二人詩輯》出版發行，這是越華現代派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這時候開始，學習新技巧、追求新風貌

的現代詩寫作成為越華文壇的一股熱潮，帶動了眾多詩社、文社的成立和詩刊、文刊的出版。越華現代派詩人十分活躍，不僅借越華報的文藝版刊發現代詩，還在臺灣的《笠》、《創世紀》、《龍族詩刊》，香港的《詩風》等文藝雜誌上發表大量詩作，因此在當時的東南亞詩壇頗具影響力。管管在1973年7月2日給越南風笛詩社詩人藍斯的回信中寫道：“你們的風笛很好真的很好，尤其叫人感動的是在異國土地開中華的詩花；我們非常欽佩欣賞各位……你們的詩刊和詩可以說都各有面目，不像有些詩刊的詩一個面目，我再說一句你們的詩寫的真的很好，比此地最近流行的詩好多了。”⑤洛夫在1979年3月18日參加香港的新詩座談會時也充分肯定了越華現代詩的成就：“在談香港的詩以前，我想先講一下我對海外詩人的看法。大概在十七、八年以前，海外詩最發達的是菲律賓，然後是越南、馬來西亞。”⑥

越華現代詩為何能夠在戰火燃燒的越南土地上傲然盛開並散發出迷人的光彩？越華現代詩為何或多或少都有臺灣現代詩風的影子？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從筆者搜集到的資料看，到目前為止，鮮有研究者對此進行深入分析。筆者認為越華現代詩能一度成為越華文壇的一大創作潮流，絕不是偶然現象。筆者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 一、從時代背景分析

1954年7月，法國與越南簽訂了《日內瓦協定》。根據協定，越南被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北越是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則由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統治（1955年，吳廷琰發動政變推翻保大皇，建立越南共和國）。越南北方雖與中國接壤，但華僑華人多數居住在南越，尤以西貢堤岸最為集中。西貢不僅是全越南華僑華人的商業經濟中心，也是越南華僑華人的文化教育中心。西貢素有東方“小巴黎”之稱，因此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對南越的華僑華人知識份子自然有一定的影響。越戰爆發後，基於戰略需要，臺灣與南越建立了緊密的戰略關係，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合作交流十分頻繁，南越可謂是臺灣最重要的亞洲“盟邦”。20世紀50-70年代，正是臺灣現代派詩迅速崛起並獨領風騷的時期。其間不僅詩群三足鼎立（現代詩社、藍星詩社和創世紀詩社）、詩理論論爭不斷，而且詩佳作層出不窮。從

20世紀60年代開始，臺灣的《文壇》、《笠》、《葡萄園》、《幼獅文藝》、《創世紀》等文藝雜誌和《文星》、《六十年代詩選》、《中國現代詩選》等文學書籍陸續流入南越。此外，臺灣“藍星”詩社的重要詩人吳望堯曾經在南越經商，《創世紀》詩社的領軍人物洛夫在南越擔任過兩年的軍事顧問，鐘鼎文、痲弦也曾訪問過南越……越華現代詩與臺灣現代詩壇的關係十分密切，受其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 二、從文化心理分析

臺灣現代詩人與越華現代詩人在文化心理上有著某些相似之處。從大陸去台的許多青年詩人，在五十年代經受了雙重的文化錯位。他們既受制於現實苛刻的政治體制（國民黨入台後即實施軍事戒嚴，時間長達38年），同時又必須面對大陸與臺灣的時空“斷裂”；“既承受著五四以來文化虛位之痛，復傷情於無力把眼前渺無實質支離破碎的空間凝合為一種有意義的整體”<sup>①</sup>因而普遍產生幻滅之感，感到前途無望。雖然絕望卻又無法公然反抗現行的體制，“餘下來的一條路，似乎就只有向內走，走入個人世界，感官經驗的世界，潛意識如夢的世界。佛洛伊德的泛性論和心理分析，意識流手法的小說，反理性的詩等等，乃成為青年作者刻意追慕的對象。”<sup>②</sup>現代主義的象徵、隱喻、暗示、聯想、反諷等表現手法正有利於臺灣青年詩人表達他們對壓抑的社會環境的不滿，以及“對人為扭斷臺灣兒女與祖國母親之間的臍帶關係所感到的困惑”。

越華現代詩人的文化心理更為複雜。越戰爆發後，南越政府要求華人青年服兵役，引起華人極大不滿和恐慌。越南華人對越戰有清醒的認識——越戰是一場“兄弟鬩牆”的戰爭，是冷戰格局下兩個敵對政治集團的較量。他們認為自己是流落越南的異鄉人，因此拒絕捲入這場沒有民族感的戰爭。越南華人在情感上是認同中國的，但1949年以後，中國國民黨退據臺灣，中國兩岸對峙的局面讓許多海外華人陷入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困境中。而對生活在越戰陰影下的越南華人來說，這種認同困擾更加強烈。大陸的共產黨與蘇聯支持北越，而臺灣的國民黨則與美國聯手扶持南越。越南華人被裹挾在這兩大政治集團爭鬥的漩渦中，何去何從，實難抉擇。越華青年詩人每天面對戰爭和死亡的威脅，加上身份認同的困擾，其內心的悲哀與苦悶是難以言喻的。越華詩人意識到：“我

們又面臨一個新的階段新的挑戰，在充滿煙火背景的筆管中，該何以描繪我們之成長！所以我們的悲哀是非個人的，詩將如是。詩永遠是一個超然的形象，……詩在你我心目中，也哀也苦也樂也愛之種種欲願，只看我們怎樣提升詩的素質，這就是怎樣表現的方法論。”<sup>③</sup>因此，當臺灣現代詩傳入越南時，立即震撼了年輕一代越華詩人的心靈。他們以臺灣現代詩為依歸，爭相效仿，揣摩摸索，嘗試採用現代主義的手法來表達他們複雜的內心情感以及對生命和死亡的體悟。

越華文學曾經有過繁榮輝煌的時期，但1975年越南統一後，受內部社會政治因素和地區與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越南當局掀起排華浪潮。越南的華文學校被迫關閉，華文報紙被勒令停刊。越南華人慘遭迫害，有的被迫下放農村和工廠勞動改造，有的逃亡海外、移民他國。因此，越南華文文學一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1990年代後，隨著越南革新開發政策的深化、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華文“商業價值”與國際地位的提高，越南華文文壇呈現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新氣象。據統計，已陸續出版了《越華現代詩鈔》、《越華散文選》、《西貢河上的詩葉》、《采文集》、《詩的盛宴》、《堤岸散文》、《詩浪》等等。有些詩人還出版了自己的個人詩集，如陳國正《夢的碎片》、刀飛《歲月》、林小東《冰淚》、曾廣健《美的歲月》、徐達光《很詩的惋惜》等。謝振煜在《越華文學三十五年》認為若以越南統一作分水嶺的話，近35年的越華文學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都比不上統一前的35年。筆者認為謝先生的觀點過於悲觀。誠然，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國的華文文學相比，新時期的越華文學無論在創作隊伍上，還是發表園地、出版條件方面都還略遜一籌，但我們也應該相信“只要是種子，落在適當的泥土，有陽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潤澤，種子就要發芽開花，蝴蝶就要飛來”。<sup>④</sup>越華文學在歷經坎坷之後，重新綻放出多姿多彩的鮮花。在老、中、青三代作家的辛勤耕耘下，我們期盼新時期的越華文學將會有更令人驚喜的嶄新局面和更可喜的成績。

由於多年戰亂及越南統一一初期越南當局一度對越華文學採取連根剷除的政策，越華作家在越戰時期創作的華文文學作品幾乎散失殆盡。目前，即便在越南境內，也很難查找到越戰時期著名的華文報刊如《

遠東日報》、《建國日報》、《大夏日報》、《成功日報》、《新論壇報》等。值得慶幸的是，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東南亞研究中心存有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部分越華報刊。2001年，在尹玲、荷野等人的熱心奔走下，成立於1973年2月的越南著名華文詩社“風笛詩社”在沉寂了二十多年後重現詩壇，再度奏起悠揚的笛聲。新世紀的風笛詩社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華文詩社，既有來自越南的新舊笛人，也有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著名華文作家，並設有網站www.fengtipoeiticclub.com，為世界各地的華文愛好者提供了詩文交流的平臺。在風笛網站可以查找到部分早期越華詩人的舊作。除此之外，移居香港的越華詩人冬夢創辦了“尋聲詩社”，並設立了《尋聲網站》www.shyun-sheng.com，為越華新老作家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發表空間，縮短了越南與海外文友的距離。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越南華文文學悠久深厚的歷史，越南資深華文作家謝振煜創辦了越南華文文學網http://blog.yahoo.com/vn.cn-literature。越南華文文學正在為海內外的文友及學者所熟知，也愈來愈得到學術界的關注。相信研究者們將能從越南華文文學這座寶庫裏挖掘到更多的寶藏。

（福建廈門華僑大學華文學院，361021）

## 注釋：

①莊鐘慶：《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10月。

②周寧：《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導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10月。

③痲弦：《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臺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

④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華文文學》1995年第1期11頁。

⑤管管：《風笛書簡》，http://www.fengtipoeiticclub.com/shujean/shujean-001.html。

⑥洛夫：《詩的語言和意象》，香港《詩風》1979年第83期。

⑦葉維廉：《雙重的錯位：臺灣五六十年代的詩思》，臺灣《創世紀》2004年第141期。

⑧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臺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

⑨藍斯：《尋求的軌跡——風笛詩社成立二周年感言》，www.fengtipoeiticclub.com。

# 詩是一種自牧，一種修行

◎痲弦

——為王露秋新詩集《白描時間風景》作註

這幾年，在新結識的朋友中，以陳聯松、王露秋夫婦與我的來往最多。他們兩位都是醫生，也是優秀的詩人和藝術家，露秋寫詩、聯松攝影，在文壇和藝壇都有相當的聲望。他倆為人熱誠，十分健談，而溫柔中帶有幾分知識份子的狷介性格，更令我敬重。聰明的老人應該向晚輩學習，主要是彼此間晴空萬里，沒有甚麼霧障橫在那裡，忘年之交，一派天然，有大量的空間可供揮灑，那真是一種美好的經驗。最近，王露秋的新詩集《白描時間風景》即將付梓，作為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我願意在書前略贅數語，不敢言序，只是為書中的詩作註，勉強成篇，聊表我對詩人的敬意罷了。

為了慎重起見，我曾經與露秋進行一次“紙上訪問”，問起她的詩觀，得到這樣的回答：“有人說詩是為二己而寫——自己與知己。而我認為詩是為自己而寫的，不是為他人。就如希臘詩人Giorgos Seferis所說，詩人只有一個主題：他活生生的身體。我只寫我的軀體我的心靈所感知的世界，我的詩寫我的生活，寫我所感知的生命。詩產生於生活卻遠遠高於、凌駕於生活之上。所以最要緊的是要先生活——要先活著，細細地品味生活，才有詩、才有活生生的詩。”王露秋的這段話說得極好，她這種以“我”為中心的詩學，使我想到唐朝高僧禪宗六祖慧能對修行的詮釋，不妨在此作一點延伸。六祖慧能修行的重要理念，是他認為修行要堅守本真、明心見性，也就是說不必去找救世主，救世主就是你自己。你就是佛。慧能特別強調“自性”，要人自看、自審、自明、自度，從而自救。散文家楊稼生近年研究慧能別有心得，他把此種理念歸納為“自性本體論”。他說，慧能的真知灼見，亦可與中國儒家的克己、自省、自訟相呼應。我在此再加上“自牧”。“詩人是繆斯最寵愛的女兒”，對於希

臘人的這種說法，其實也不必當真。詩人艾青還說，靈感是詩神給勤於思考的詩人的獎品。其實詩神不是別人，正是詩人自己。這樣的理解，非常接近王露秋的詩觀。這使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師覃子豪先生，覃老隻身來台，命途多舛，生活刻苦，詩是他生命中的一切。四川人的他，自奉甚儉，平日常常是一碗擔擔麵一個饅頭就算一餐，如果哪天寫出一首自己滿意的詩，老先生就會在麵碗裡加兩個滷蛋，以示對自己的獎勵。我想覃老師是對的。

在訪問中，我請王露秋指出她最喜歡哪幾首詩，她表示自己特別重視〈夜耕者〉這個作品。我想原因很簡單，這首詩可以充分顯示出她為詩自牧、為詩修行的功力。的確，詩是一種信仰，宗教家可以殉道，詩人可以殉美，詩人是一輩子的詩人，詩人的努力是一輩子的努力，詩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詩的完成。〈夜耕者〉所顯示的，很像古人煉丹，有種嘔心瀝血、生死與之的決絕。王露秋希望從自身的體驗中，建立起獨特的藝術哲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嚴苛地鞭策自己，琢磨自己，還不僅是練字練句的工夫，而是整體自我的超越與提升。王露秋雖然年輕，但很早就邁過少年人常有的“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浪漫，很快地臻於成熟。早在露秋的第一本詩集《我的飛天》自序上，她對詩的見解就很獨特：“我並沒有刻意要作詩人，是詩選擇了我。在青青澀澀的生活裡，在對生命的解與不解之間，詩給了我另一種選擇，另一種自由。詩拓寬了我的心靈——靈性的空間。寫詩讓我覺得自由。”這些話來自一種頓悟，後來逐漸發展成她藝術創造的重要驅動力。

〈夜耕者〉很短，一共也不過十一行，但卻具有豐厚的人生指涉和思想含量，耐人回味。在詩裡，作者在書房中案牘勞形的形象躍然紙上，我們看到詩人匍匐在稿紙的方格上，猶如農人苦耕在

阡陌上，咳呀寫呀，寫的是字，咳的是血，長夜漫漫，一直到燈花謝，夜露重，硯台泛白，月兒西沉，詩人通過氣息吐納，突然將筆投出，“奮力躍入方寸之間，將自己嵌成一個血色的瘦金體”。此時雄雞一聲天下白，詩乃成。這個作品有很大的藝術企圖，作者並非僅僅在紀錄瞬間的感覺，而是要標舉出屬於自己的美學主張、一個意志，也是詩人對詩之奧義的一聲大哉問，大回應，更是她藝術信仰上一篇溫柔的隱形宣言。乍看之下，可能認為最後一行“雞叫一遍”只是一個說明性的交代，豈不知它可以無限的延伸，作很多不同的詮釋，是整首詩最重要的詩眼之所在。

談到思想在詩中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王露秋用一句話回答：“思想就像是暗流，在詩的字面下行間裡湧動。”這句話很清楚地說明，詩與思想互為表裡的關係。當然，好的詩人同時也是個思想家，但詩並非為哲學服務而存在的，哲學家面對的是“知”的世界，詩人面對的是“感”的世界，詩的價值在於賦思想以形象，在於說出生命的表情，一種“個性”的流露，和“人的氣息”的刻繪。瞭解了這些概念，再去賞讀王露秋，就等於找到一把詮釋的鑰匙。

論及好詩應該具備的條件，她說：“當我在後院靜靜地讀詩，若是哪首詩能讓我笑出聲來，那一定是好詩——好詩要有詩趣。”她還說，她不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像圖像詩、隱題詩、回文詩、標點符號詩甚麼的，她不願意嘗試這種形式。她認為詩的散文化對詩傷害很大，因為文字上缺乏張力，即使分行斷句也不能算是詩。所以詩的散文化和散文詩是兩碼子事。她贊成前輩詩人商禽對散文詩下的定義：“用散文來寫詩——要求的是本質的詩的充盈。”她認為這是散文詩最精確的定義。另外，她說好的詩“就是文字不澀——自然流暢；可以很平淡，卻令人不得不回味再三。意

# 詩覺中的自然與人文意象

——讀林小東的詩

◎林錦

象很重要！意象讓整首詩活起來；讓詩有張力。一首好詩在讀者腦中所產生的效果，是深遠的——揮之不去，即使只讀過一遍。打一個不算恰當的比喻，就好像狗吃花生醬；花生醬沾在上顎，舔一下，品一品味道——不舔不行的——由不得自己。”王露秋如此生動有趣的比喻，深入淺出、雅話俗說，一下子就把詩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奧妙，活生活現地點化了出來。

我想王露秋所說的“笑”，可以提升到佛陀“拈花微笑”的層次。《聯燈會要》記載：“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這段記載後來成為禪宗以為宗門“以心傳心”的口實。王露秋用“笑出聲來”、“狗吃花生醬”來回答我的問題，其實採用的就是禪宗風格的妙答。至於她說的味覺經驗，古人常以“味外味”來形容詩之意味無窮。司空圖、黃山谷都有這樣的說法，黃山谷並將吃橄欖的回甘經驗，稱為餘甘，用來形容藝術欣賞的三味。這樣的體會與王露秋的看法，非常接近。就我所知，她這幾年涉獵了不少日本俳句，並受到影響。在這本集子中，可以感受到她將禪宗的精神意念加以實踐的努力。我認為這是現代詩值得嘗試的道路，也是東方詩人應該走的一條寬路。事實上，我國古典文學從唐朝開始便已樹立了典範，現代詩人應該發揚這個傳統。現代詩若要進入世界文壇，不能一味地在西方的詩法中橫衝直闖，西方詩人有他們整套的語言體系，很多地方已經登峰造極，不容易突破，東方詩人如果要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新思維，從佛學和禪宗出發，是可行的辦法。

林小東是越南年輕詩人。他出版了《西貢情侶》、《緣分的渡口》、《和平鴿的煩惱》、《越華四人詩選》、《冰淚》等詩集。《冰淚》裏的詩選自上述前四本詩集和一些近作，共 126 首。《冰淚》裏的詩按寫作日期的先後分為四輯：第一輯：童年騎著新月數星星，1993-2005 年。第二輯：人習慣在孤獨中沉思，2006-2007 年。第三輯：黃昏，很受傷，2008-2009 年。第四輯：冰淚，2009-2011 年。

《冰淚》裏的詩，寫作日期橫跨 18 年。無論題材的攝取、內容的呈現、文字的營造顯然會有不同。第一輯時間跨越 12 年。下來三輯是 6 年內的創作，詩風變化倒不大。因此，我不打算根據詩寫作日期的先後來談林小東的詩。

林小東的詩作，一般行數都很少。擅長寫小詩，是一些詩評者對林小東的評價。小詩的定義至今沒有定論，用行數或字數來界定的都有。用字數界定不夠科學，用行數界定可能可行，但多少行才算是小詩說法各異。鄒建軍認為 5 至 10 行為小詩，吳歡章、張朗、文曉村等建議 12 行以內為小詩。《冰淚》的 126 首詩裏有 68 首在 10 行以內，若以 12 行為準，則有 82 首。因此，說林小東擅長寫小詩，名副其實。我個人認為，3 行以內的微型詩或小小詩，不容易具備規範的詩特質，4 行以上的詩，基本上都可能具備詩的要素。《冰淚》裏的詩，超過 20 行的只有 5 首。許多詩評者不從小詩的角度論林小東的詩，而是從他整體的詩作找出一些特色來討論。吳岸認為，林小東的詩作，“內容多以日常生活的體驗與感悟為題材，在體裁上則以短詩為主，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序林小東詩集《和平鴿的煩惱》〉）黃悠純的看法是，林小東在寫詩的時候，“努力追求通俗、簡潔……因此使詩的語言與他那明朗、純淨的心靈統一起來，具有單純、明快、樸素的特點，使詩具有自然之美。”（〈心靈的尋

覓、追捕者——讀林小東的詩〉）吳岸和黃悠純二位精闢之言，已把林小東詩特色一網打盡，使後來者談林小東的詩，倍加困難。因此，我只能避重就輕，不著邊際地談論。

林小東的詩，最特出之處是有許許多多巧妙優美的意象。林小東有很靈敏的“詩覺”，就像常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一樣，林小東在生活中，詩覺就圍繞著他。我的感覺是，他的詩創作過程，往往是生活中的某種現象引起了他的特別感觸，因此他腦海中出現了異樣的情思，意象就這樣闖進來，這個意象就成了一首詩的胚芽。你只要隨意翻一下《冰淚》，可以發現意象在詩頁上不停地跳躍，如風、雨、雪、雲、太陽、星星、月亮、雷電、山、河、浪、船、石、鳥、樹、葉、燈、風箏等等。這些成為意象的事物，不論是自然現象或人文景觀，很多我們都見過，或似曾相識，一點也不稀奇。稀奇的是，林小東把這些常見的東西賦予新寓意成為意象，使人一看就懂，卻又詩味無窮。林小東最擅長用意象和細節處理詩。意象是名詞性的點，細節是動態的線，他往往用豐富的聯想把兩個意象聯繫起來，營造為詩。我們嘗試舉以下的詩來說明。

〈受傷〉以海浪和礁石為意象，以海浪撲打礁石的動作為細節，寫礁石受海浪長期的打擊，傷痕累累，已經麻木，不再有感覺，不再有反應。詩是這樣寫的：

浪一個  
又一個撲過來  
打在礁石的臉上  
看不出喜樂  
看不出哀怨  
因為  
已經千瘡百孔

一般人站在海邊，看海浪拍岸，相信沒有特別的感受，不會和林小東一樣，看出海浪的主動和礁石的被動關係，也不

會想到礁石被海浪拍打得“千瘡百孔”，隱喻人不斷受到外在的打擊，已經心灰意冷、逆來順受。第四行“看不出喜樂”，林小東用“喜樂”，應該有他的用意。我的感覺是，從詩的意境看，用了“喜樂”，詩的內容失去純度，複雜化了。

黃昏時分，我們抬頭看天際，看見太陽西照，漫天紅霞。這種幾乎天天相同的自然景觀，卻能引起林小東詩思翩躚，寫了〈黃昏，很受傷〉：

恨透黃昏的  
夕陽  
竟把滿肚怒火  
吐在藍藍天上  
弱不禁風的  
雲  
無辜燒成  
漫天淌血的  
痛

詩淺白明朗，但不影響意境之美。夕陽晚霞，本是詩人騷客詠歎的自然美景，林小東卻巧思為無辜的雲受夕陽欺凌，白雲染血成紅霞。這顯然是有感而發，借自然景觀的夕陽和雲為意象成詩，寄託自己的不平之情。

林小東時時刻刻都在留意自己周圍的事物，由此引發對人生深省的意義。換言之，他以“慧眼”觸碰各生活層面事物的意涵，並將其入詩。因此，他詩中意象的產生，是他接近現實人生的投影，而非無中生有的幻想。除以上談到的意象，他從閃電和雷一定同時出現的自然現象，想到形影不離的知己：“閃電／是雷的好知己／縱然／狂風暴雨／天昏地暗／都形影不離”。他巧妙地把閃電和雷比喻為知己，形影不離。

擅長用比喻，是林小東詩的另一個特色。如在〈掌聲〉中，他以“鮮花”和“醇酒”比喻掌聲，詩如下：

掌聲  
鮮花似的  
把人托上芬芳雲霧  
飄飄然  
  
掌聲  
醇酒似的

把人灌醉  
忘了自己

鮮花美麗  
謝了，也是一堆爛泥  
酒醒後  
除了痛  
還有空虛。

掌聲是個普通的詞，意思也很明確。但發出掌聲者的動機、目的、作用、效果、影響等，被讚賞者的反應、判斷、態度等，不盡相同，掌聲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錯綜複雜。林小東〈掌聲〉所表達的是其中一個生活中較常見的層面。

掌聲聽得見，鼓掌看得見，“友情”就相對抽象，友情的深淺好壞，不易一眼看出來，林小東便巧妙的用比喻的修辭手法，把友情比喻為地雷。他的〈友情〉是這樣寫的：

好的時候  
就像個地雷  
深深埋藏  
為你消除敵人  
轟轟烈烈  
  
不好的時候  
也像個地雷  
深深埋藏  
自己踩上了  
粉身碎骨

友情好的時候，可以“士為知己者死”，不好的時候，可以在“朋友背上插一刀”。林小東的友情地雷喻，看似平易無奇，其實是傳神至極。林小東〈思念〉一詩，廣受傳誦，也是以比喻手法取勝。詩如下：

思念就像塵埃  
看不見  
卻無時不在  
掉進眼睛  
淚  
就流了出來

眼睛進了沙塵而流淚，是生理自然反應現象，是生活中常發生的事。詩妙就在通過這個比喻和構思細節，把思念催淚的意涵表現出來。不過，我有這樣的閱讀感覺，此詩思念的物件對詩的意蘊

會有影響，思念的物件是一個在煤礦坑罹難的親人，或是一個轉身而去的情人，詩的意境會有差異。

詩人通過視、聽、嗅、味、觸五覺接觸外界事物時，是直觀的、整體的，不是邏輯和分析的。詩寫作的技法之一，是讓五覺互相交融、互相糾纏，把生命的體驗的意涵體現在創作中。林小東的詩的另一個特色，便是有這種意象的通感性。翻開《冰淚》，順手拈來，便有好幾首，如：〈無奈〉、〈永恆〉、〈落葉〉、〈下午茶〉、〈因為詩魔緣故〉、〈鳥去無聲〉、〈月醉在紅燈綠酒中〉等。我們先來看〈無奈〉：

怎麼掃除乾淨呢  
當落滿地的  
不是枯黃的葉  
而是蟬聲

掃除蟬聲，而且是滿地的蟬聲，怎麼可能呢？詩人把視覺“枯黃的葉”轉化為聽覺“蟬聲”。兩個充滿詩意的意象，瞬間成為通感性的意象，營造了詩的意境。你有聽蟬鳴的經驗嗎？在寂靜的林子裏，蟬聲不斷，就在你的周圍，驅趕不了。若是落葉，再多，也能掃除，可是蟬聲，如何掃除呢？所以才“無奈”，點出詩題來。

林小東也用“轉化”的表現手法寫詩。“轉化就是宇宙萬物的情感化、生命化”（蕭蕭《現代詩學》）。現在以〈月醉在紅燈綠酒中〉為例。此詩分三節，一開篇便採用了轉化技巧：“月，今晚在紅燈綠酒中／醉成長長的路／我背著它一路回家”，“我”轉化為月，醉的本是紅燈綠酒中的“我”，卻說是月醉了。醉了的“我”背著醉的月回家，到此月我已成一體。第二節是：“讓月，在窗外／吐出滿地蒼白心事／然後／再對著一夜不語的單人床／昏昏欲睡”。這裏是多義性的表述，“我”轉化為單人床，一夜不語的是單人床，也是“我”。“月吐出滿地蒼白的心事”可以是“我”的心事如月兒灑滿地的月光，也可以是“我”醉酒後吐露的心事。第三節沿著前兩節的轉化思路寫下去：“至於一地心事／讓黎明收拾吧／它會

和著一夜數也數不清的夢／一起裝入爬滿欲望的公事包裏／重新出發的時候／陽光，又笑在臉上”，天亮了，酒醒了。“我”把昨夜的心事和數不清的夢，裝入公事包。這節詩和前面兩節一樣，“我”和“黎明”物我再三轉化。月是“我”，單人床上“我”，黎明也是“我”。不是所有物我都能順利轉化，要看詩的意蘊。如本詩的月、黎明、單人床、“我”互為轉化，這種人與物之間的相互感通，形成了一個有情世界。

剛談了通感性意象，我想除了五覺，會不會有第六覺呢？心覺。我認為思念屬於心覺。〈落葉〉便是寫思念：“是樹的思念／寫滿地／風路過時／順手帶給逸去的春天”，春去秋來，落葉飄飄，本是自然現象。草木皆有情，春天離開了，要一年後再回來。樹思念春了，它被固定在原處，只能托風兒帶著滿地的落葉去會春，告訴春天樹對它的思念。葉子和樹本相依，葉子飄落了，離開了，樹也思念它們吧？

如果思念是一種心覺，那麼，雨又往往是思念的觸媒。雨，總是給人帶來悲歡離合之情，尤其是清明時節的雨，更叫人思斷腸。詩人墨客，因為雨，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林小東是其中之一人。我發現《冰淚》裏有8首和雨有關的詩，這8首詩是：〈小夥子和姑娘〉、〈雨網〉、〈雨後的下午〉、〈打傘的夢〉、〈紅塵雨聲〉、〈相思風雨中〉、〈雨中獨行〉和〈兩天的心情〉。

〈雨中獨行〉分兩節：第一節是：“風越刮越／大／我，從中走過”；第二節是：“風不停在耳畔／問：冷嗎／我不答／因為雨落成一條／孤獨的路”。這首雨中獨行的詩，字面雖沒提到思念，但隱含思念之情，孤獨和思念，如人影相隨，雨天沒有影子，更叫人思念了。人孤獨，雨孤獨，路也孤獨。雨落成一條孤獨的路，很美很美的詩句。

接下來看〈相思風雨中〉的思念。這裏的思念是相思，是幸福的思念。詩人寫下雨時，在屋內想念情人的情景。詩是這樣寫的：“劈里啪啦／窗外冷雨／敲破一床孤單的夢／我連忙拾起／一握，竟碎成跌落滿室的相思”。夢是虛幻的，不但會被敲破，而且可以用手拾

起來，把抽象的東西具體化，物化，這是林小東寫詩的表現手法，第二節有兩行：“遠方的你／今夜，冷嗎”，雖只兩行，但起著橋樑的作用，從“我的思念”過渡到“你的思念”。

第三節寫“你”及時用手機短訊送來的思念，把風雨中的孤單趕走了：“雨下著／風在訴說夜的寂寞／唯有手機短訊／最明白相思苦／送來你的思念／‘好冷的雨，好想念你’／火般熾熱／燒盡滿室的／冷漠”，思念如火一樣的熾熱，把一屋子的寂寞孤單都驅除了。看，思念的力量有多大。我們再看〈兩天的心情〉。這是我喜歡的一首寫雨寫思念的詩。請看：

雨，在窗外  
寫下一行行思念藍天的詩  
每一扇打開的窗  
都感動得  
流淚

我，在窗內  
寫下一行行思念你的詩  
一屋子的孤獨  
無奈地聆聽著  
雨天細訴的  
心情

詩分兩節，前節寫窗外的雨在思念，後節寫窗內的“我”在思念。窗外窗內的思念都是因雨而起。林小東善用捕捉自然現象的特徵。雨從天上落到地面，當然是離開藍天，離情帶來對藍天的思念。一行行的雨如詩句，苦苦的思念令人心碎，窗被感動得流淚。雨打在窗上，自然有水珠附在上面，猶如窗流出的淚珠。這種情景已夠動人了，在窗內的“我”看來，更加悲傷了，因為“我”也在思念，思念“你”。“我”寫了一行行的詩，在思念一個不會思念他的人，那種孤獨、失落、無奈的心情，在雨天，在雨自己也在思念、傾訴的雨天，更是觸景傷情。

寫到這裏，想起安之若素對林小東詩的看法：“在拜讀他（林小東）許多詩作的時候，我就讀出了他的詩行裏的純粹性和真實性，寫詩，只是因為喜歡，因為快樂，所以他的詩是用心靈寫成的。”（安之若素〈詩舞青春〉）

林小東因為喜歡，所以寫詩。我因為喜歡，所以讀詩。讀詩憑感覺，讀者都喜歡讀感覺良好的詩。以上談的，都是作為讀者的我，所喜歡的林小東的詩。

《冰淚》裏的詩，有少數是我不喜歡的。我不喜歡是憑感覺，不等於詩不好。如果可以分類的話，大概有以下幾類：

1.字形圖形詩：以字、詞、句組成漢字或圖形，如〈一朵紅花開在蝶舞中〉組成一朵花和一隻蝶的圖形，〈山VS水〉組成山和水兩個漢字。圖形如路障，阻止你走入詩的意境。

2.文白詩：列出一首古詩，用每行舊詩句的最後一字起頭造新詩句子，排列成詩，如〈人習慣在孤獨中沉思〉。讀時感覺兩頭不到岸。

3.問答詩：這裏指詩中出現“問”或“答”字，如〈為何垂釣〉、〈籠鳥〉、〈雨中獨行〉等。“問”或“答”出現詩中，如在花園裏散步觀美景，突從草叢中跳出一兩隻蟾蜍，使人詩興頓失。

4.兩行詩：指每首只有兩行或兩句的詩，如〈暮色〉：“夕陽把天燒焦了／不敢再見鄉親父老”。不喜歡是它更像格言，缺乏詩意。

這四類詩在《冰淚》裏占少數，約十首。總的來說，我不喜歡的主要原因是詩的形式影響了詩覺，影響了詩意，而詩意的濃淡直接由詩的意境呈現出來。不過話說回來，這正好印證了林小東是個不一般的詩人。他有進取心，敢嘗試，勇於創新，不斷尋覓最適合他自己的詩風格。因為這樣，他最終才能寫出許多讀者喜歡的詩。

李元洛在評論非馬的詩作時，曾說：“源於智慧的‘詩的機智’，它常常能產生使讀者‘驚奇’與‘喜悅’的美學效果。而這種‘詩的機智’，根本上是詩人對人生有獨到的穎悟，而在藝術上主要得力於詩的構思的‘矛盾逆折’”。（李元洛〈此馬非凡馬——臺灣旅美詩人非馬作品欣賞〉）林小東敏銳機智，他走的就是這樣的詩途。

許多詩評家給林小東的詩評價甚高，並對他寄予厚望，在此僅以臺灣方明的“就讓時光將小東琢磨成獨幟的詩家”一語，結束本文。



# 漫談廢話詩

◎柳青青

記得若干年前，我讀到一則記事，說，有位專家全程錄音三天某人的每一句說話，然後分析，發現千言萬語中，除了三幾句中聽外，全是廢話！

我們日常出口，都是廢話連篇！?而說的聽的都樂此不倦？唉，廢話何其多，且看我的詩作〈錢先生請客〉：錢先生塗鴉了一個字

果然好字  
古勁  
鐵劃銀鈎  
筆力萬鈎  
一股正氣凜然  
入木三分  
獨樹一格  
勢如天馬行空  
宛轉處穩穩金玉聲  
與王羲之有得比  
美過楊貴妃  
真個人才  
是天才  
錢先生絕對是個天才  
生下來就是書法家  
枉我寫了半生也望塵莫及  
我們以後恐怕不敢再獻醜寫了

獻醜獻醜  
開茅台  
阿四……

2012-04-03

假如撤去用以精心包裝（精裝）題目及頭頭尾尾，變成：“果然好字／古勁／鐵劃銀鈎／筆力萬鈎／一股正氣凜然／入木三分／獨樹一格／勢如天馬行空／宛轉處穩穩金玉聲／與王羲之有得比／美過楊貴妃／真個人才／是天才／錢先生絕對是個天才／生下來就是書法家”。看起來會不會更像廢話詩人烏青的〈對白雲的讚美〉：

“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極其白／賊白／簡直白死了／啊——”網上人大多說，廢話詩是叛逆思想表現。或，一種以自言自語口吻——怨我

不能苟同。就以〈對白雲的讚美〉為例，人皆用自言自語來形容，我卻認為是一群人的你一言我一語，在諷刺盲從附和。

這是一首經精心設計的詩作，只是形骸故作放蕩，所以易惹起反感錯覺。歌功誦德或者一沉百踩，錦上添花或者落井下石，本來就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人云亦云大有人在，試問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某些名重一時的新詩人，其作品有什麼價值？至今又有多少人能正式理解，欣賞？但只聽人人都叫好一遍聲中，就好像不體會到這些作品的骨髓裡去，就顯不出其睿智高深。其實大多是求自抬身價，趨炎附勢者居多。好像如不表態識貨就自認是庸才一樣，這世俗啊堪哀！又如一說到于右任的草書，一般人就例牌大聲讚美，心中呢？又對書法有多少認知？相信很多人在苦笑着自己。

其實重點是，廢話詩本身並非廢話，而是用人世間的廢話來入詩。請看西哲的名著〈國王的新衣〉，因為國王權操生死貴賤，惹來多少千古廢話，讀來深愧人性的悲哀。且看我即席一首〈國王的新衣〉：

很美非常美  
十足美  
最美絕對美  
美帶肅穆莊嚴  
又風度翩翩  
美得一圈光環罩住  
燦爛奪目  
美到要命  
天啊  
天衣無縫  
美到我死心塌地  
美到我五體投地  
朝見美  
夕可死矣

走出一個赤裸的三歲兒  
說：

“這叔叔醜貓貓，不穿衫褲，露鳥”  
相信是〈對白雲的讚美〉一詩的前身吧！這也是我為什麼先前說，初讀廢話詩，就從中學到些。其實，三人行，必有我師，並非危言聳聽！

2012-04-29

# 反傳統的廢話詩

◎柳青青

廢話詩並非我所僻愛。我尊重它，就好像尊重其他詩派一樣。廢話詩旗幟鮮明，手法獨特，語句好像不經大腦，脫口而出，詐僂扮懵，簡單直接，利點是通俗，易於深入社會各階層，卻玄機暗藏，每多諷刺。

近年來，American Idol，Canadian Idol，香港的殘酷一叮，無敵掌門人，甚至四十七歲的宮亞娣參選港姐一齣等，都風靡美亞。同是選賢與能，不遜於傳統作法，卻更能牽起浪潮，獨領風騷，並不是因更能選出人中龍鳳，而是因為，從淘汰的過程中，讓觀眾直擊了落選者的聲淚俱下，各式嘴臉訴諸世人其深心不憤。這些節目不但把光環罩在桂冠上，更劃時代，把焦點集中在失敗者身上，巨細無遺，令觀眾看到，原來這世上，大不乏與自己一樣的失敗者，大快人心。古往今來，世人都簇擁爭看遊街狀元，又有誰冷眼一盼名落孫山的人？

我們日常生活不也有滿懷冤鬱無路訴嗎？老闆的嘴臉打橫來擺到什麼程度，大家心中有數，生活在吃人，唯有認命，勢利咄咄相迫，有切膚之痛，但作為小人物，人微言輕，能怎麼樣？唯有裝聲扮啞，忍氣吞聲，以致積鬱成癆，積重難返。

而廢話詩正好趕及，因應成了反彈這經濟掛帥時代的產物，讓小人物一洩心中洪流，大快人心。廢話詩以幽默的自言自語，或對白，像癡人說夢般渲洩，大吐心中一二。它擺脫了以文載道，禮教樊籬，走出典型文學的殿堂，涉獵橫街小巷，牽扯一些小人物的無釐頭片言隻語，都是心聲，或血淚，來挖苦自己，發洩心頭隱隱的痛，來入詩，所以易於引起共鳴，得以廣為流傳，自有其深入人心的道理。詩者，心語也。對準波段，就能收到電台廣播之功；牽一髮，而動全心。廢話詩裡確實沒有一句是大義凜然的說話，所以違背了兩千年來的文理思維，難怪如過街老鼠，一遍喊打聲中，被責備連篇廢話。

但就算廢物，也有他的價值，沒有什麼比坑渠底爛泥更汙穢的了，但二次世戰時，德國人就從污泥中抽練出維生素 B12，注射進

我們的血管裡，作滋補養生。更何況，廢話詩志並不在於大義凜然的情操，也不在，繁文縟節，禮義廉恥，國家大事。國家大事，太遙遠了，禮義廉恥，繁文縟節，小人物需要吃飯，並不需要戴上道學面具，說些寫些他們用不著，聽不懂的道貌岸然。他們想表達的是活生生的生活，普通人的平凡，他們只環顧他們的小圈子，做好份內事，吃飯上廁所，行街看戲，所操心的，都是生活中的細碎，大多數人皆認為不值一提的。但，卻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所以，廢話詩能流行起來，自有它一定的同聲同氣支持者。而這些人，並不在意人家怎樣看，怎樣辱罵，他們我行我素，可能，他們已把因此大發牢騷的人，當老闆。老闆都是高人，住在世外，他們的世界之外，管他！

廢話詩目下鋒芒一時，但並不代表它能長此奪目下去。就像古往今來，多少主義思想一樣，要想存活，就得實實在在，打進人心堡壘，靈魂深處。廢話詩莫作過眼曇花，就要更進一步。或者，應該是時候，有人站出來，把廢話詩與文史焊接，以防愈行愈遠。正如婉娜文友所說：“廢話”始終是一個貶詞，不若改名“流水詩”。誠然，正名是個好提議，脫胎換骨的開始。唯恐廢話一詞已深植民心，而且大眾，也樂此不疲。總之，這提議，大有研究之處。

學海無涯。我時刻都在開放自己，擴展視野，集思廣益，以免固步自封。學海無涯，有時上上小島逛逛，也許會有更大斬獲。只要堅守自己的信念，自己永遠會做好自己，也許還會化腐朽為神奇。

2012-09-02

註：引用自〈關於城市污泥處理的淺思考心得體會／思想理論〉——公文寫作網：“……污泥蛋白部分可製飼料，如德國用淨化污泥生產飼料每年達1600噸。另外還可以從污泥中提取維生素b12、胡蘿蔔素、硫酸等化學藥劑……”

美國詩人溫特斯（Yvor Winters, 1900-1968）是一個怪傑和怪才，也是一個傑出的詩學教授，只有他才敢與同時代的大詩人唱反調。他用自由詩為無人駕駛飛機嗡嗡地返回傳統的格律。溫氏的一生事蹟猶如一張全新價值的美鈔的後面，是時代錯誤的卡通片給予學生來作參考。

他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城，去世於他任教的加州斯坦福大學所在的帕洛阿托城。他曾學習於芝加哥、科羅拉多和斯坦福等學府。少時，由於父親患上神經衰弱而搬回芝加哥。溫氏就讀於芝大，其間患上結核病，休學了三年，最後在科大拿到拉丁語碩士學位。

溫氏的詩作可分為兩個時期：早期是二十年代，從龐德、威廉斯和 H. D. 的影響下寫的三卷詩集：《靜止的風》、《鵲影》和《禿山》。之後他發現現代主義的影響帶給了詩人濃厚的唯我論和宿命論的思想。他開始認定那些思想是來自愛默生等人的超越論，視宇宙為精神、生命，而自然為其現象的一種唯心論及愛倫坡的恐怖和頹廢作品，例如他模仿威廉斯而寫的小小兩段（一排排冰冷的樹）：

我走在一條條

樹木之間的大道，在大汗淋漓的  
冬夜，在心煩意亂的寂靜中，這一株株  
樹光禿禿地從柏油路上成長。

我走在一座座

墳墓之間——急奔的氣流  
在繁茂的松林，我的頭頂之上既沒停息也  
沒攪動：  
在北風聲中彷彿是火焰。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因為在歐洲浪漫主義影響下的詩人的頭腦過乎迷亂，溫氏對此極為不滿。他是新批評主義的一個成員，基本上是主張文學評論要根據道德和思想內容及其美學。因此溫特斯找到古典派的安慰！那是德萊敦、蒲柏、哈代和羅賓遜。因之，溫特斯對當代的文學偶像和艾略特、詹姆斯、奧斯汀、喬伊斯、華頓夫人的抨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這些論戰對溫氏的名譽極為不利。在他晚年的主要評論有《原始派和頹廢派》、《莫爾的詛咒》和《剖析廢話》、《為理性辯護》（1960）及一論文〈創見的形式：關於短詩形式的評論和歷史論文〉（1961）。

溫氏的所謂富於表情的形式主義（Expressive Form）及一個很大的謬誤。他認為喬伊斯的鉅著《為芬尼根守靈夜》和《尤利西斯》是亂糟糟的作品，甚至到艾略特、勞倫斯、桑德堡皆是此流的作家。在大眾公認的壓力下，溫氏卒之承認他具有濃厚的唯我論和宿命論的思想。走筆至此，筆者認為溫氏的定論是不健康的，淺見的。詩人不應是倫理學者，審美家或教條主義者及語言學家。許多海內外的中國作家也有這樣的毛病。科學與文學應是同步的，沒有喬伊斯的粒子發現（Charm Quarks），沒有弗洛伊德和榮格給愛因斯坦和泡利的精神治療，相信也沒有今天的量子力學的發展；沒有煉金術也沒有牛頓；沒有中國的易經也就沒有中國的文化。今天世界問題的重點是在於主觀和客觀的符合，這才是詩人的主要責任。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一劍橫空海宇清，英雄叱吒壯風雲  
驚惶倭寇逃還怕，猖獗胡騎懾不侵  
組練首先明紀律，戰爭最重在經營  
釣魚島又狼煙起，今日歡呼戚將軍

中國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文武全才，詩作極豐，佳作頗多，書法亦可觀，今日閩浙一帶多有其遺跡。編者在網上搜尋到這首題為〈威懾倭寇〉的詩，詩如其題，淺顯直白，並非佳作，但勝在合時宜，振人心，故錄於此，以饗讀者。詩人並有善良和惡憎之願，本期秀陶的〈搬家〉為再次戰敗後的日本設定了投降條款，雖然有點“詩”人說夢，但編者喜歡並於此簽名同意，唯一的異議是俄國侵佔中華領土也一般窮兇極惡，北海道或可歸其所有，但必須先行還我海參威才行。

說到這裡，想起 1996 年的九一八，一眾洛杉磯的新大陸詩友也參加了當天在日本駐美領事館前的示威，在各式各樣的反日聲中，我們喊出了由陳本銘和編者設計的“清算日軍侵華血賬，痛斥兩岸陽痿政府”口號（這些口號以血紅大字印在新大陸 36 期 10 月號的封底）；想起大家在慣性中也一齊跟著喊到一半要吞又吞不回去的樣子，既好笑又愴然！如今十六年過去了，陳本銘已逝，海內外華人的保釣運動自 1972 年後至今未曾稍息，中國政府好像硬起來了，但真的硬了嗎？能硬多久？我們拭目以待！

感謝詩人楊碧綠，本期“汕尾詩人專輯”得以順利刊出。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人代組有特色的專輯，有意者請先來電郵與編輯部聯絡。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二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 詩訊

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八月赴越南、柬埔寨和福建沿海旅遊，順道與各地詩友會晤交流。在福建得到詩友們的热情接待和當地媒體的訪問。28 日的福清晚宴由該市作協主席詩人馬勇安排，到有市宣傳部及記者等，晚宴後的茶聚，陸續有其他詩友於大風雨中前來加入，說詩論天下事，談興直至午夜方罷。

新大陸詩刊原創辦人之一的詩人陳本銘逝世十二週年紀念詩集《溶入時間的滄海》定於今年十月中旬由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歡迎詩友們來信本刊預約訂購。

第 32 屆世界詩人大會於 2012 年 9 月 4-8 日在以色列位於地中海岸邊的首都特拉維夫的衛星城法薩巴 (Kfar Saba) 隆重舉辦。參加本次大會的有來自全球 22 個國家和地區的 200 餘名詩人。

中央電視台《2012 中秋詩會》分明月中秋、詩國懷想、海峽情思等三個篇章播出。選取了歷代著名詩人及現當代詩人吟詠中秋和月亮的名篇佳作。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